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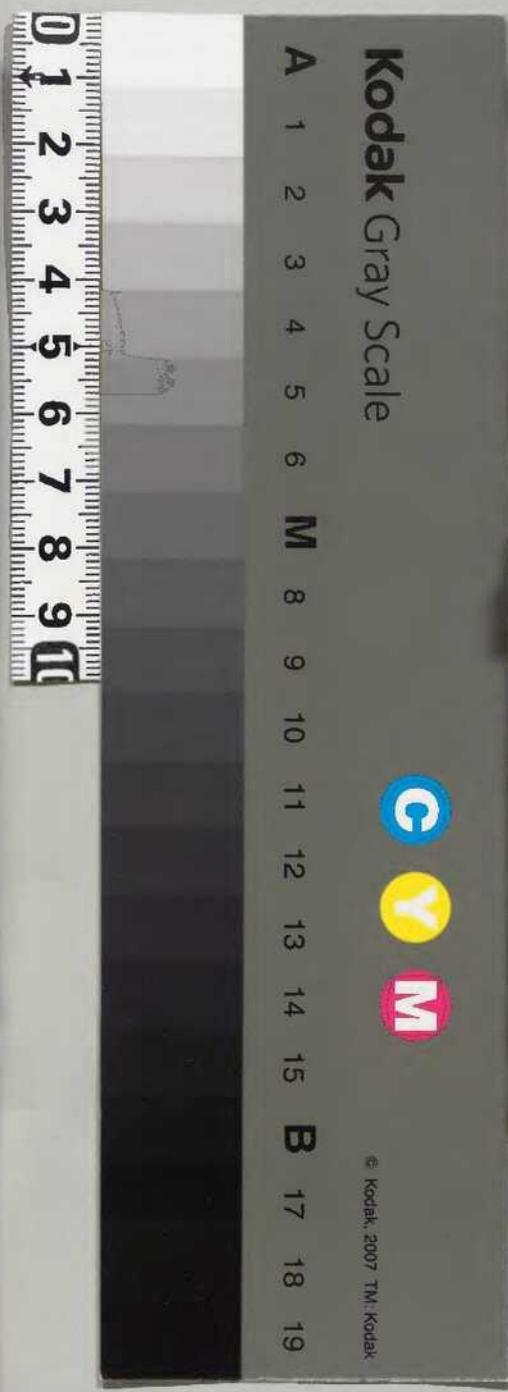


門
類
號
函
架
冊
五
六
四
五
六
四

白
漢
書
類
號
函
架
冊
五
六
四
八
五
六
四
三
七
六
四

| | | | |
|------|---------|------|--|
| 内閣文庫 | | | |
| 番號 | 漢 | 8564 | |
| 冊數 | 5 (1) | | |
| 函號 | 276 | 41 | |

276-41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四書鄉嬛集註序

文庫



每仲昭為古文辭必與俗語作

仇不肯效姝姝暖暖習氣所手

授集註率蒼蕞諸塵談而漁獵

其精者鑿鑿垂世語也予欲

帳中秘以課兒。兒曰：是理學。鄉
嬛玄言二酉乎。試懸之國門。與
都士人共商訂。當莫竄一字。付
之梓。

朱陞識

項仲昭四書鄉嬛序

學必誦數以通之。涇濡以體
之。延能究淵激而沁。乃理奧
倘不得一二名道為之。指點縱
絕代奇姿。自謂開胸竅。臆暢

吾以言終與聖矣神一理不相
爲吾語之所能盡廣卷亦視
大都語習率統子習義類弗
探秘於酉室之藏徒敝千古
文人之舌何爲也胡學一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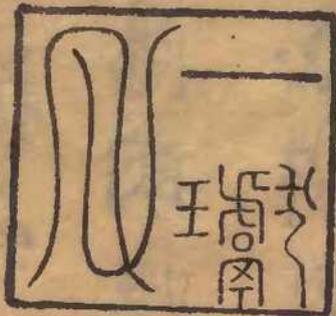
言賓之而稱之曰吾聖譯尔斤之
而守之曰吾記劍爾適越而望
冥山誰爲司南哉董仲舒習言
善爲師者造而勿趨稽而勿善
者其所爲而成其比湛加力不

勞而身大成予誦斯義聚季仲
輩者字莫舟坐論幾破蒲團
猶未匡此而陽吾未逮而仲昭矣
乃能先我而撰著矣撰既成緘
以示予以閱之幾遍海內異之曰

此天工嫻嫻異儲也不恨我不見
象山陽的高人之象山陽明恨不
見我平則誰謂石室終古固
存不一散寄於人間而通滿斯
籍哉是在誦數誼濡而自得之

已

幸勿為鴻業一蹴父頑之持授



左傳正義云序字叙音義同尔雅叙詁云叙飾也然則舉其綱要若藤之抽絲○孟子曰

第一節第一段大學之書第二段三代之隆第三節第三段及周之衰第四段自是以來第三節第五段天運循環第六段雖以喜之許東陽之說室直清云此一說言教學之所自第二節自天由設也

大學總論

君子曰學子庸論語者六經之興義聖人之秘旨也故程子曰入德之門又曰孔門傳授之心法也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
欽緒山曰一部大學其宗旨不待泛說只在止至善一句止至善又不待泛求只在各自心良知至善如何即其良知良知密不密一念自欺可見吾本體本來自善天命流行純粹不雜不待擬議自然發見此理至微而顯至動而靜是之謂至善若著一毫擬議便非其人便危而不安矣可見良知即是至善是至善也在己而言虛靈之中條理燦然謂之明德在國家天下而言分雖不同其真誠惻怛一休無間是之謂親民大學之教只說止至善之矣必從明德新民說來者要知此身聖人立言苦心雖親民以明德是清淨無染見良知而不切乎天下國家之施是謂知是謂寂滅非止至善也以事功用見良知而無存乎真誠惻怛之實是謂微仁是謂義嚴而取非止至善也若內以寂然未發之體而外顯自然物格之用是又分內外為二見內外不能兩忘非止至善也古之止至善三字必從明德新民指點出來可見至善之體至動而神至感而寂合內外而一之者也此聖賢立言之苦心師門設教之宗旨於此悟得徹斯謂之真悟於此行得徹斯謂之克行

大學章句序

蔡虛齋曰此序作四大節看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為第一節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

直清曰：蓋自天至所與也為第一節言教學之所自

曰書神聖書生

勿軒熊氏
曰按大戴
記保傳第
古者年八歲
出就外舍
小戴云為
節與末
就大學大
注曰小學
庠門作虎
闕大學在
宮之東
髮濯也
堂書又傳
公卿之太子
元子婦子
年十二入小
學于入大
學白虎通
曰八歲入小
學十歲入大
學此天子之
也按年數互有
而朱子始以
白虎通為斷

禮樂射御書數

此一序之大旨也蓋自天降生民至非後世所能及也為第二節備言古者教
人之法始末而重小學在其末及周之衰至作為傳義以發其源為第三節乃
言大學之書所由作也及孟子波至末為第四節則言章句之所述也東陽許
氏作三節似有未當

按五禮古凶軍賓嘉吉禮十有三以事邦國之鬼神一以經祀吳天上帝
二以備祭祀日月星辰三以禘祫祀司中司命司風師兩師四以血祭社稷
五祀五嶽五以雞沈祭山林川澤六以醜辜祭四方百物七以四獻裸享先王
八以饗食享先王九以祀春享先王十以禴夏享先王十一以嘗秋享先王十
二以蒸冬享先王○賓禮八以親親同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
覯時見曰同時時曰問殷頗曰視軍禮五以同邦國太師之禮用衆也大軍
之禮加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嘉禮六
以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冠婚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
舊朋友以燕享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服膳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
異姓之國

灑色音及掃素報反

代之隆其法優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
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
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
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
上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
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
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
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
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節節

直清曰自三代之至分也為第一節言三代教法之備自學校之至所能及也為第二節言三代教化之效自及周之衰至知者鮮矣
為第四節言自教學不明而孔子傳大學之法自是以來至壞亂極矣為第五節言孟子沒而道喪文弊之極自天運循環至
小補云為第

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
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
用彙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
焉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
之所當為而各儉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
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
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
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
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

六節言經子
始表章此
而也嗣成之

五御○鳴和鸾水曲過君表舞交衢禽左
六書○一象形二會意三轉注四折事五假借六諧聲
九教○方田以御田疇界域粟布以御交貨變易粟分以御粢糴廉稅少廉以
御積募方員商功以御以程積實均輸以御遠近勞費盈胸以御隱操互見方
程以御錯操正員約服以御高深廣遠

大學小學

蔡虛齋曰自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校之設其廣如此也八歲則入
小學十五則入大學教之次第也小學則教以洒掃應對書事大學則教以勞
理正心等事教之節目也此所謂教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

去流餘商

齊氏曰曲禮少儀內則見禮記弟子職見管子此四篇作於春秋時三代小學
之全法僅存其二二故曰去流餘商

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

於唐虞曰夫流於言末流也餘商於言餘諸也番易齊氏謂水流之旁出而非正流者餘商衣裾之末也此說可用許東氏拆為四字解者非也

外有以極至即目之詳

蔡元濬曰規是一個大圈子模身鑄金之模範者也皆以其大經言即竹之節目綱之目皆以衆而小者言據語錄及或問分明是以明之德於天下為規模之大自格物致知以上即做工夫至治家治國處皆其即目之詳也據先儒說規模之大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也此皆以大綱言故曰外明德有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許多節目新民有齊家治國平天下許多節目此是大綱中之條件故曰內此恐未當若只三綱領為規模則定其真就是八條目矣又何為規模何為節目何為大何為詳

記誦詞章

臨川吳氏微曰儒者之學分為三秦漢以前則然矣異端不與焉有記誦之學漢魏唐氏宋劉原父之類是也有記誦之學唐魏晉之宋歐陽永叔之類是也亦有儒者之學孟子而下周程張朱數君子而已

法華經一卷云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

權變作也謀陰計也術數小道智數也一切猶言一例也

新安氏曰老氏唐無佛氏寂滅胡雲峰曰此之虛而有披之虛而無此之寂而感披之寂而滅所以高而無實
神謀術數百不表技
胡新安曰權謀術數謂管仲商鞅等自家眾技如九流皆是也按儒術之外一曰道家二曰陰陽家三曰法家四曰名家五曰墨家六曰雜家七曰縱橫家八曰農家九曰小說家

胡雲峰曰大道之要於大學所載者至治之澤是大學中流出者上之人無能知此大學故不得聞大道之要下之人無能行此大學故不得蒙至治之澤
胸有言不明也如月之晦如日之盲蓋塞立不行也如氣之否如川之塞
反覆是轉轉愈深沈如物投於水而不浮猶如病加身而不愈
五季之梁唐晉漢周五代季世

伯謙瀨字伯淳瑋明道先生叔諱頤字正叔師伊川先生
程氏渡心曰大學一篇原意始終惟本治教學三字蓋君以此治之師以此教之天下公庶人之子弟於此學之此聖學之修廢王道之行隆替視此三者何如耳
蔡唐蓋曰讀此序見得教法始於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倫於三代廢於周衰傳

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盡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猶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幾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

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眾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紛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且否塞反復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

史略曰操
及批警
權教注塔
教枝

治去聲
否部郵反
入聲

按孔子弟子失其傳於孟子之後而後漢表章於程子漢明遠微朱子自三代
而其教行於天下自孔曾而下其法僅傳於天下而已

序內曰天降 至 所詳及也詳言大學之教自及周之衰 至 以業其學言
大學之書所由作自及孟子後 至 未言大學章所由述
所謂司徒之職統教百姓曲盡之言專教習子書輝典帝曰契曰汝作司徒教
敷五教在寬又曰商命汝典學教習子
私淑字最切程子傳之揚中主傳之羅仲衣 許表傳之李延平及劉胡諸
公朱子因親授其餘澤也

按大學之書初權在札記中程子始尊此篇而表章之為始學之人循此路而
進此古人為學的次第不特大學見其次第即論語亦見古人為學的次第無
非與後之學由大學次第而學庶幾其無差謬萬世之下見孔氏之遺書
即見孔氏之心傳

南宋孝宗淳熙十六年晦菴六十歲也寧宗慶元六年
庚申三月甲子卒年七十○直清曰新安地名按朱氏先世
為徽州新安人至父希齊先生始因仕入關生朱子建陽之
舍遂為建州人而今猶自稱新安者亦不忘本土也

朱子云明德新民止至善此八字已括全一篇之意

新鐫項仲昭先生四書鄉媛集註

姑蘇 項 焯 仲昭 父 輯 著
錢塘 翁 鴻 業 一 猷 父 恭 閱

子程子曰之
伊川之語
此篇示人以
為學之次第
所以最為久
德之門
是字指大
學之法而
言學不由
大學之法
則高者溺
於空虛卑
者流於功
利所以差
也

大學 大傳百泰
今讀如字 朱熹集註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
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
獨賴此篇之存而論說之學者必由
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
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
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
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
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
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

篇而表章之既又為之次其簡編發其歸
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賢傳之
指然復明於世雖以喜之不敏亦幸私
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
忘其固陋采而輯之問亦竊附已意補其
闕畧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
然於 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
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
甲子新安朱熹序

張氏曰註至

知止狀德之總體為止而明之發為知誠能依其明以為止則狀覺悟真見
於之至諸本
多作非也嘗
作至未必可
作止此至字
心至上止著
本休合着意頭明德而得所止矣此知止之說也

推明至善之所由止耳工夫俱在知止上一層定靜安慮得五字則在知止
內相因而見着幾個而後字只是雖其詞以歸重知止意○多為公曰知止
前有許多工夫能得內有無限妙用而中間定靜安慮得是明○德境界
內之光是靈難以執着按議定靜安慮得都是明○德境界
靜心不外馳是
直清曰按事
句既以不遷
解止字至此
不當田止而
不遷張說
是也

一說黃羽王曰物有本末說得渾不得直指明德為本新民為末亦不得與
事有終始對如云遠明○德之道理中間必羅心○物條自有箇本末而中
間應做工夫有有備起頭結尾此先後之序也○此處討論箇分曉則良知本
體自然呈露出來故曰迨道○黃真父曰此條只知知止之義而開引下文
包靜字不過今日不外馳則心常在腔子裏靜意可見矣據此似謂改不妄動為不外馳而經筵講義亦作不外馳蓋

先澤之因也
重二即道者惟古人古之大人以新天下之民方了得明○德分內事便欲
命天下之明以明吾之明德而不遷求之天下也必先明○德於國使各業亂
而就吾修理方是治欲治國必先明○德於家使各業差不整方是齊欲齊家
必先脩治其明○德之身補其缺壞使歸完全欲脩其形氣血肉之身必先
正其明德本明之心去其偏着端本體之正欲正其甚狀事物之心必先
實其念頭動氣知不妄之意使動念處必洗心之實體來而多虛妄欲誠其
初念之意必先致極此心之良知而自自欺假使良知之體明○潔○以自見
其善狀致知又何在乎在格古物欲以理撥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物而窮格
其所以狀并格正其是非致知之功在此

四書眼云古之欲明○非德使天下之民明其明德也○欲明○德於天下耳
亦要依貼他一格字所以下面只用天下平收之不說天下之德明也○至誠
盡性能及人物性如此○此篇誠意非誠一人之意也欲誠明○德于天下之
意也故必先致其知蓋五方之風氣不同四海之人情各異非先致其知何
以明○德于天下致知在格物此正明○德于天下也

物格天致知是用力之致也知至則力到而知到矣知到便照徹本來意念不
入偽妄斯意可誠意念不誠偽妄心便可疑疑斯心可正心源端凝不偏乃
見皇極之德建斯身可脩身脩而后家可齊家不齊家心自餘也家齊而后國
可治我不類國已自極也國治而后天下平我不僻天下已自秩也古人之學

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僨染之汚也
止者必至於是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
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正於至善之
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
一毫人欲之私也此
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能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后與後同後放此○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
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因
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
事情詳得謂得其所止
物有本末事有終
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為本新民為末
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克欲明明德於天下
本始所先未終所後
克欲明明德於天下

家者身欲脩其身者正其心欲正
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
知在格物治平聲後放此○明明德於天下
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
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
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
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
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
物格而后知至
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而後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
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
平治去聲後做此○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
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

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

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

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

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

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

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

漢書平
帝紀一切
顏師古
註云初以
尸切物取
其聲也

有可先者見於此耳

此与上節一意相承而反復言之以而後字形出必先意先後乃一時事陳
居一曰格物是求知此知至便知止了也意誠是定心正是靜身身格
是安身家齊國治天下平是處事而止深矣所謂明德于天下如此
自天而要之身又明德之德念慮故自天子以至庶人其心則窮天壤其也
則貴元念任念崇卑任多小大壹是皆以脩其物我同休本末不壞之身為干
古學脈大本領而已首身不脩其本已亂而欲天下國家之未就吾條理而治
者矣矣且本原既虧先身以齊家即所事如家已先薄了又何況國身天下則
不可不亂也明其故曰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蓋見羅曰知天下國家是推不去的則知其為心也所以自天子至
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就性分上說也說到性分上所以學蓋兼統
到性分上如何知得物我此是于古學脈大綱領處止其心察脩其工夫善
其命脈身其源容而本之一言又所以點化此身探柯此善末即止明察之
意重意不可以脩身齊家並言所事者齊家不修其身以收家來不是把
本末与者薄對看

蓋字疑詳則字无詳

張氏師曾更互也即或問所謂以經統傳以傳附經別分也即或問所謂則其法第可知

全直湯霍林曰此章不是解明德是解大人之學在明。德充湯文都是古來
大人德一也當諸性曰德賦諸天曰命指其虛靈曰明形其高大曰峻德之
是謂明德
康誥此釋明之德之義經云在明。德者何也共是一明。德於文言克明德
心上有真明外乃其能能也於湯言顧諟謂此天命之性常惺惺不昧
也於堯言克明峻德能完光大之於作也三聖皆言之明。德於天下者如
求明于天下而得於明。自氣必曰皆自明也蓋三聖皆以脩身為本外無
旁自。明外無。考飾
德則象人之所同克則文王之所使然克非費力以中管懼。不昧不為氣
拘物累其慮至深曰天之明命即明德之本存自我之得乎夫若言曰明德
自天之。我若言曰明命。本明。德之者欲其常明而不昏也朱子曰只是
見得道理常在目前不被事物障障常若其參前倚衡耳峻德即是明德但
自其全體至限量謂之峻耳非外自是峻。如自是明外是。澤然与天合
德處身心体言不自功業言雖說是峻德却於本體上未嘗增。毫末牛春
子曰末句是批評三書所言帝王之學皆是自明已德不是訓解三書之詞
曰字極吃緊即指性体而言

康誥武王
述文王之學
所以告康叔
也
大甲伊尹
成湯之學
所以訓大甲
帝堯舜禹
堯之詞
或曰之廣
韻註也

大學

既盡則意亦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亦得而
正矣脩身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
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
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自天子以
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正心以上皆
所以脩身也齊家以
下則舉此而錯之耳
其本亂而未治者矣
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本謂
所厚謂家也此兩節
結上文兩節之意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凡二百
其傳七章則曾子之意而
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因程子

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層次如左

五百四十六字。凡傳文雜引經傳
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
淺始終至為精密孰讀詳
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 大甲曰顧天之
明命 大誥作泰 誤古是字。大甲商書顧謂
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
為德者也當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帝典曰
克明峻德 峻善作俊。帝典 皆自明也 結所
皆言自明
已德之意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此通下三章
全止於信傳

新安倪氏

曰易繫辭云鼓之舞之四神摘此四字以振作字振起之即孟子稱堯舜來匡直輔翼使自得之德之意

全書此章為釋新民故連引幾個新字總之說新是新民之極唐荆川曰明德新民非二事此章正是說古之所謂明德也天下無首說自新說新命是完全箇新的事非是說自新以新民為極新命以新命為極也象春出物我一休意也
傷之此釋新民也終云新民亦即是明也德於天下也昔湯改明其明德乃銘心於沐浴之盤曰德本新但物汗則舊誠能一日修厥用悟洗心浴德而自新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汚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畧有康誥曰作新民言振起其自新之問斷也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詩大雅文王之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盤沐浴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汚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畧有康誥曰作新民言振起其自新之問斷也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詩大雅文王之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主高曰丘隅謂丘之角峻處山岑高而不秀蔚而謂林茂鳥知歸也

天命為新也註能新其德四字重無所不用其極澤空說自該得自新民界無知曰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便是無所不用其極新民新命都從自新之夏九範曰新不心便是極無二極亦無二用
全直前三節係列至善而言其不可不後二節言至善如是而止李貞菴曰首節借邦族以別起止字之節借鳥以別起知字三節正言至善所當止之處歟文王之歛止以為法淇澳二詩都是說稟於德之妙不必分號明新首三節此釋止至善之義曰經文所謂止至善者非強人以本無也玄鳥之詩云王若所都邦哉千畀任民所居止朕則至善亦人心之邦哉也亦喻心之自止耳又非真人以強知也綿蠻之詩云緝蠻其殷之黃鳥率性而止于丘隅岑蔚之虞孔子有感曰鳥物也於其止也尚知所當止之處可以人及於物反求其身至命之外而不像鳥知止乎現詩及聖言則止亦人之丘隅也而不可不知所止矣知止莫若師文王大雅文王之詩云穆之深遠哉文王之德亦於乎其德能繼續常明之敬而止於天理之極也心當敬止則無念非止為人於君則念是仁而仁止為人於臣則念是敬而敬止為其所以子則孝到七知而孝止為其所以父則慈到十知而慈止事上使下有交道直有所以與之交者真誠回結人心而信止此正是海續常明之敬以為止所以明也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商頌玄鳥之篇止居也言物各有其所當止之處也詩云緝蠻其殷之黃鳥率性而止于丘隅岑蔚之虞孔子有感曰鳥物也於其止也尚知所當止之處可以人及於物反求其身至命之外而不像鳥知止乎現詩及聖言則止亦人之丘隅也而不可不知所止矣知止莫若師文王大雅文王之詩云穆之深遠哉文王之德亦於乎其德能繼續常明之敬而止於天理之極也心當敬止則無念非止為人於君則念是仁而仁止為人於臣則念是敬而敬止為其所以子則孝到七知而孝止為其所以父則慈到十知而慈止事上使下有交道直有所以與之交者真誠回結人心而信止此正是海續常明之敬以為止所以明也

首提一止字一知字惟民所止是謂極君子用極必先于知而鳥之知止丘隅似有定靜安慮之機而得其所以非贊鳥之詞乃引入于止當知現即

爾雅曰涯內
為渠外為
隈長渠列
氏曰水涯
曲之地

吳氏曰
鑄治木器

得丘隅也人休止之經十宏于千里矣引詩不重文王只是借文王以感情
所當止之外見道不外乎人倫日用通語數字是綱領是贊其德性深遠
不可測識意統照即是物五者之止亦即是欲心運用止不在欲先亦不
在欲後只無不致就是無不止黃貞父曰一止而貫群止如一水休而遍河
海一日光而照寰區在君為仁在臣為敬在子為孝在父為慈在交為信同
出而異名也
瞻彼而協心休之極只是致求止者初為欲而已淇澳之詩古瞻彼淇水之隈
曲菜竹猗猗而美盛以與有斐然文采之君子其德之成猶治骨角者既切而
濼濼猶治玉石者既琢而濼濼由是內寫瑟兮嚴密閑兮或較外寫赫兮喧兮
而宜著盛大此有斐君子其德終令人不可忘兮今釋所謂如切如磋云者言
君子之學剖開理欲界必無一毫人欲混於天理也如琢如磨云者言以自
家身心修治自家物業必入欲盡天理純全也所謂瑟兮閑兮者言自備內
此心只有一精明之休卓立于中不假矜持自狀恂恂也所謂赫兮喧兮者一
致深取之內自有耐狀之章而有威儀即威儀是慄之心非德也也而
謂有斐君子終不可喧兮者言明德至此則威儀無缺亦必完具一至於善而止
即此便令人心而向狀入自感通如瑟雅歌之惡德也
林大崖曰切是理狀上挑剔淨十明琢磨是造私於磨到淨十知盡下
此等工夫把許多妄念私意都掃除了而此心純是一個嚴密更無餘物是
謂恂恂恂恂是明德之本休而威儀即恂恂之發于外者此表裏自狀之也
古註曰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兒嚴密也

民不勝志止見明德心具足所以感通頑不化二字在表裏上說之在
聖德及人上說

前王而所以不能忘者則此盛德自可不忘耳周頌云於戲文武前王民不勝
忘之後贊世守其功令而贊前王之德至善所貽之謨也後王世席其成業而
親前王之親至善所貽之烈也後民優游于太平之福而樂前王之樂至善之
流風也後民安享于永賴之休而利前王之利至善之餘澤也止惟前王能為
可贊可親可樂可利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非明德止至
善何以有此知之學也
此只中上民不能忘意無一時沒世兩層親贊樂利只就君子小
人相忘大化流自是前王妙處有與有則以貽來世有師道焉故曰贊創業
垂統以貽子孫有父道焉故曰親與其樂若風清俗美與其遺化利其利若
分并受屢沐其餘澤余自漢曰贊處止所以為親慶讚其德也守世業
也樂處止所以為利慶讚其事也平以收美利也然其親贊處又正所以貽
與利慶讚處存身新之君子斯常有咸新之心入也

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詩云瞻彼淇澳猗猗
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詩云瞻彼淇澳猗猗
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備
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喧兮如切如
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備兮
者恂恂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
不可喧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六反藻詩作綠猗猗韻音阿備下版反喧詩
作甄誼詩作讓並况晚反恂鄭氏讀作峻
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
貌與也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
使成形質也磋以鏤鐸磨以沙石皆治物使
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

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
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備武毅之貌赫喧直著
盛大之貌誼忘也道言也學講講習討論之
事自脩首自察克治之功恂恂戰懼也威可
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明德者
之止於至善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自由
恂恂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也詩於戲前王
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
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於戲音嗚呼樂音
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
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
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
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
此兩節咏歎淫泆其
味深長當熟玩之

全曰此是凡個本末樣子此謂知本是教入于大畏上探討情頭不是推原語
聰此釋本末也終言物有本末蓋示人以本之當務也夫子嘗曰所訟而制
判曲直物非難事我亦可以猶人也必也使民曲直兩忘自然無訟乃可貴
曰使無訟是能使無情之人良心內愧相忘于不爭自不浮其虛誕之詞
此蓋刑情之式良由君子畏知大有以畏服民之心起斯小人思心知無
以虛詞相爭也夫上使之也說此所以使處窮竟其精神感通使民無訟之
卒也此中可知也

徐自漢曰時皆以刑威為小惟德威為大不知此非言民畏之大也乃言上
之人大有以畏于民密勿隱微之心有大德攝大嚴肅以深入乎民之肺腑
心曰民心而曰民志蓋游民詞之所由也即使民之意而推及於畏民
之本則經文所謂物之有本而入當知所先若此之謂也不沾帶明新章
以來更覺意味深長

物致此朱子補格致之傳也大德傳之五章蓋釋格致格物致知之義而
編已亡矣然格物致知乃學最最初用力之也不可缺者我近且嘗竊取
子之意以補之曰經文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人欲推極吾德性之良知當
隨時隨物而窮究其理使其無一處不到也蓋人心之本体至靈至明皆有
然之良知而天下之萬事萬物又皆有當於此理人惟於事物之理有未窮故
其心上之知未盡其本然之量也所以大學始初教人必使學者居此心
知家則天下之物莫不因其本心明白處益加窮究一毫不盡務求到理之
極至而後已如此日積月累至于久遠工夫到覺一旦之間豁然開悟則
衆物之理咸表而出矣或謂此中之精而微粗而淺無不各詣其
極而吾心且無理之全體與應萬事之六用無不了然光明夫衆物表裡精
粗無不到便是格物吾心全體大用無不明便是致知經文所謂格物而后知
至者此之謂也

此章分四段言致二句釋格致之義人心之靈六句推格致之由是以大學
五分格致之功至於用力三句言格致之效未二句乃結其效一處格致
乃大學第一段工夫故朱子補之物不外身心意知家則天下窮理者以高
心窮之此亦知于外也查物則知便空寂無事表括也蓋則其中之條件
也粗者易見精則其委曲細微也表重中各有精粗全體以其妙理而無
一之不具大用以其宰萬事而無一之不周

有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此章內自
引淇風詩

以下舊本誤
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
不得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具
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無實之人
不取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
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
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有傳之四章釋末 此章舊本誤
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 程子曰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
衍文也 別有關文

此特其
結語耳

有傳之五章釋格物致知之義而
今矣 此章舊本通下章
誤在經文之下 闕章竊取

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
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
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
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
知有不盡也 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
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
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

全直誠承卷曰童昏得毋自欺三字極醒人申問而君子必慎其誠也
句教人狠下工夫未收效君子必誠其意二句行緊在人身上去令其必不可
輕易放過此三必字真字實字

曾子謂子孫誠意也經文誠意必有誠其意之謂而非他也蓋凡知之有
萌蘖就是意欲誠意者必勿自欺誠其意之謂也如人間惡其德惡何
當自欺其德惡如人見好色便好何當自欺其德惡如人見好色便好何
便自快活滿其其念頭發動之初心必如此方得意之慎故君子欲誠其意者
必於自覺自知之誠處着力固防保守初念必自慎而無欺也○小人不能慎
於開居心為不善無所不至一見慎獨君子而後欲然涕泗開誠意欲
日之不善而假飾為善之狀正惟平居不能自見其心此時自覺慎獨之人
視已如何見我胸中之心狀此小人畏慎之心也但慎獨念時不醒而醒於
狀之際亦已無及則何益矣此正所謂必於中無愧欺於外無累不則亦有
可檢且諸君君子惟從其中求誠而必慎其誠也
姚承菴曰自欺不但是虛假即有意為善亦是其欺王陽明曰入於善堂好
惡亦有不真切處惟是好色惡真則皆發於真心自求快足當處
此誠字是兼善惡說

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
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
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
至也 凡百六十三字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知惡惡真知好好
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惡好上
聲謙讀為謙苦却反○誠其意者自脩之首
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
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
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脩者知
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
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真知善則如好好也

假欺如學是誠心○好惡真切易見處指示人以好善惡之誠當如是耳
亦只是形容一誠字按誠字從心之兩義上求非從自字來玩故字必字之
意非毋自欺之上又有慎獨工夫大意言毋自欺其好惡之念必如好好色
惡惡真之誠方得自誠而意誠故君子必於慎獨之心慎之而毋自欺也慎
獨是打禮上文說非另又申說○牛春字曰前居為不善止本其一念自
欺來在心上說未說到事為上無所不至亦如是形容無忌憚的念頭則何
益矣○此止上六而後四句相照蓋人欲然之心亦是良知之發但不知
謹於不自見君子而後為此掩蔽亦何益哉有容傷痛以資其良心
之意誠中形外如酒人醉容或人單公仇人菜色飽人腴色惡無訓誠之理
中亦不立善字極見意之難假獨之必誠
臨川吳氏曰若顏叔之達且秉燭若揚伯起之暮夜却金若司馬君宜趨
聞道之所為无不可與人言無不可與天扣真能慎獨者也
此誠字是兼善惡說

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知不必人視人指自有無形之指規且
是十目共視之兩手共指之所自欺人皆不可濫維欲不畏不濫不費聲

皆務次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已不可
徒苟且以徇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盡
有他人所不知而己獨知之
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小人聞焉為
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心厭然揜其不善
而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
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開音開厭鄭氏讀為厭○聞居獨處也厭然
銷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
掩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
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
幸不可揜欲詐為善而幸不可詐則亦何益
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為戒而必謹其獨
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
以明

票不寒而栗乎。止惟能慎故見其嚴也。則意誠而有德矣。夫見富貴之家其屋宇自是光潤人能誠意於而飽滿矣。是所謂之德之能潤身者誠之必形也。蓋心者身之主而常惺惺乎四體意誠則心中坦快與天地萬物同體而措千四體者自尔浹容展布有一踐踏而益皆之態潤身之妙如此故君子欲培身心之要無窮誠意必在意上用功毋自欺也。其慎其慎也。

曾子曰三字可味擊節更端以明其不可引以誣小人之不可掩蓋上論小人意其轉故此節只見形容。倘彼中森嚴光景也。不可不慎也。○潤屋只借以引起潤身心廣體胖正是潤身處體胖又本心廣來心曠神怡之謂廣安前自造之謂胖朱子曰心本是潤大座物事只是因愧怍下便卑快便被他隔礙了只見得一邊所以不能舒泰張彥陵曰潤字止與善字相對表操竹外之潤春風灑竹內之潤也。

全直許致意曰正心修身之說。前段已明。後段舉身心相潤應處言之以見備修身之在正心也。若更落止之。以則未得道。應王侯曰此章只重處是。

有兩此曾子釋正心修身也。經文所謂修身在止其心者。何蓋世間喜惡哀樂俱從身起。身逆軀殼上起。念有方所在。念慮則心為念慮所繫。便不得其正。方所在。恐懼所繫。便不得其正。方所在。好樂則心為好樂所繫。便不得其正。方所在。憂患所繫。便不得其正。夫不淫心。便是不虛。便是不在。凡聽息。皆非心之在。目雖視着。實不見耳。雖听着。實不聞。口雖食着。實不知其味。即此可証身心之不相潤處也。此所謂中若外之君。而外境百操。俯不若。從中一檢。然將此心。發而之。和。依然未移之中。全養無失而已。

姚承菴曰。本文身字。不必作心解。念慮四者。皆身之形。而應感者。其在心。緣一有所心。便不得其正。不滯其正。是失却心之本體。莫認作用上說。心不在。若聖人之心。惟無在。故無不在。常人之心。有所在。故有不在。徐若泉曰。心。本虛而神。心不在。寫着。於有也。便着。便不在。聽。子。裡。裡。聽。飲食。盡不。係。身。事。只。幸。至。淺。至。切。者。以。示。例。末。節。正。心。工。夫。難。難。動。靜。然。此。章。菜。心。之。用上。說。未。當。重。動。察。一。處。而。靜。存。之。意。喻。念。在。內。按。心。亦。無。形。狀。可。說。故。類。倒。說。來。使。人。思。心。之。所以。為。心。耳。傳。者。終。不。言。心。如。何。正。蓋。欲。學。者。自。明。之。也。

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富獨居德惡之不可掩如此可畏之甚也。富獨居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有傳之六章釋誠意。經曰欲誠其意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程子曰。身有忿懣。粉反。憤。較。而。反。好。樂。並。去。聲。○忿。懣。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心不在焉。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也。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心有不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修也。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有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此亦承上章以起下。

章以親愛先之至引諺曰只是以愛之偏處身所以不修家所以不齊其深病皆在於此

之其此釋情身齊家之義也經文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何蓋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教情五者本存當然之則但常人任其情之所向而不加檢察致遇恩昵加以親愛而陷於一偏焉或遇不善加以賤惡而陷於一偏焉或遇德位加以畏敬而陷於一偏焉或見困窮加以哀矜而陷於一偏焉或見庸衆加以教情而陷於一偏焉夫親愛畏敬哀矜皆好賤惡教情皆惡但一涉於賤誰知當體之美惡若於所好之人即知有惡在於所惡之人即知有美在此非平心致知至公至正若不能求之天下鮮其人矣是何疎者之多也惟不知故則有如諸所云莫知其子之惡者蓋為父者自見之惡未能如惡與以先之則自心先欺又安得不受子之欺真有如農為貪心所蔽莫知苗碩如此之謂好惡徇於一偏則吾身已不脩矣必不能使一家之尊卑各得內外咸宜而歸於齊也故欲齊家者當先公好惡以脩其身

親愛等泛言身與物接而家人自在其中或專指家說之字有性而不逐意不作於字能勝字正淚之字出來俱太過一邊說五個字地地不能知處非是由於不知也此知即是良知本體工夫在致知也諸元泉曰此一宇生指心形於身發於事而實起於知致之害於致也不知引諺為說正言其所以不知管束真曰不知人不知而曰人莫知正所謂天下鮮矣意思學商已過誠意關頭正須精察及此蓋天下儘有不聞此理處會兩乘介在

理情兩可之問其几非聖人不能而任吾好惡之適狀不自知其流于肆修並不曾說到家上故此處收語而流身不脩何以齊其家與上脩身在正心不同

音姚元素曰此章血脉全在心誠求之一句上蓋家國之間惟有一種真精神真意念聯貫其中而不可解所以能使一國之人翻狀勃然不待教令而自狀與起夫此一種真精神真意念是之謂誠是之謂德是之謂禮是之謂義非此一真之默契而何

其家此管子釋齊家治國也經云治國必先齊其家者蓋必有可以教家斯有可以教國身其不修則何以教家使是家不可教而能教國人使就吾條理者必無是理故君子惟脩身齊家使一家尊卑長幼各盡其道則身不出家庭而已成教國之規矩矣所以於若家國一理耳如善事親之謂孝而事親之理即所以事君之理也善事兄之謂弟而事兄之理即所以事長之理也惟愛早切之謂慈而慈幼之理即所以使衆之理也惟家國一理所以不出家而教已成也○而此心豈假強為康語曰君保民如保赤子蓋赤子有欲不能自言為母者以真慈不自欺之心而多方以求遂其欲雖不悉中其欲而體已心即體子心也不大相遠矣此其自朕而朕不辜而後世未有養養子而後嫁不也即慈切之理出於自朕而後弟可推矣

不出家身不出家也者弟慈是不出家的事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的

章蓋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自此以下並以情文為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其所賤惡而辟焉其所畏敬而辟焉其所哀矜而辟焉其所教情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善天下鮮矣讀為僻惡而之惡教好並去聲鮮上聲○人謂衆人之猶於也僻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修矣故諺有

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諺首叶韻時若友○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為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有傳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就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弟去聲長上聲○身脩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康誥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康誥

保赤子注云愛護也

道理即此而在是教國之理在教家中也事君名只是這個事君亦只是這箇事使幾名只此這箇是言理非言惟使是使使非驅役三個字以字事不同而所以狀之理同故下引康浩繁別心誠求之一句教國不外於教家只是一個真心自狀相通不特疏合毋之真心自狀合得于君之真心自狀合得民重誠心誠求以誠中斯其真誠契洽自無待言

一家惟真心自狀可通則一家也一人也定一心也一心擇一人之神一把握一家之要一統一國之象故君子居第弟慈以教家使一家皆以恩相愛而仁則一國與仁之教即在此此以仁教家便能使一家皆以禮相敬而深則一國與深之教即在此其一國治亂之機由于一家一人一舉動者最速最動之所由者最微如此正古語所謂一言之失便足以敗事一人之止便足以定一國之機操蓋其机神哉

上言齊家之道即治國之道此言既有以齊其家則自有以治其國矣此上下文相應之意也仁即弟弟慈之蕩然康潔即孝之秋秋康潔說一家要本君子身上來要之與仁與深就在一家仁深處看也只要形容感感之速方身下批字相與會成極是仁深之反不必分屬其机与承上文內全起而不緩肯而不爽一意引古語以為證精神只在兩個一字上正上文四一字相映○俗已猶欲回貪欲已拂入曰定國是一國操操定于一人非定國作

充律堂理之充舜矣時仁而民從其治机也又堂觀之集村矣時暴而民亦

曰如保赤子誠求之雖中不遠矣未有

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中去聲○此引書而釋之又明正教之本不假強為在識其端

而推廣之耳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

國興讓一人會戾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

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僨音奮○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

於國之效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

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

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

諸已而后非諸人所瘞乎身不怨而能喻諸

韓氏古遺曰再言治國任其家以應經文其所原于薄

吳氏李子曰故治國在齊其家此七字結前生後之語也其下連引三詩不厭重複所以及更復詳究言外波長之味使人觀之於言而得一心也

宜字不復指女子言誠治國有言

疑其机也若所令者仁而所好者暴其机逆民非從之矣其故治國君子審于机必欲為堯舜之仁惟求有善於已耳而出令以教國人之善則從之必不為桀紂之不仁惟求無惡於已耳而出令以禁國人之非則從之求人非人之理即藏于已所有而無中而渾然不露所謂恕也為非藏乎身之劫幸者未必有而欲求人未必無而欲非人已無焉然慈惻惻惻之意非藏知非慈矣知此而能曉喻之感動其良心使自狀為善去惡者無是理也而何以鑿定國之教哉此可見齊得一家而國之所以成所以喻之理盡在此故治國即在此猶教齊家中也

人者表之有也好去聲○此又承上文一人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已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惟已以及入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通結上文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歸宜其家宜其家而后可以教國人天平聲蓁音臻○詩周南桃天之篇天夭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興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小雅蓁蓁篇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曹風鵲鳴篇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曹風鵲鳴篇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曹風鵲鳴篇

君子之心。故其所以表儀。此者。無差或則可以正四國。亦使不惑若君
子。能備躬。其為父。為子。為兄弟。皆其道。是以為法于人。而後國人之
凡為父子。兄弟。皆法之。夫。是三詩所言。教之理。即在此。宜之理。而民法之
机。即在此。法之。机。此謂。欲治其國者。不在國。而在倫。躬。以齊其家。也。保三詩
而思。過半矣。

金仁山曰。三引詩。首引之子。宜家。繼引宜。宜。弟。何也。蓋。天下之未易。化若
婦人。而入情之。每易失。若兄弟。齊家。而能。使之子。宜家。兄弟。之相宜。則家
無不齊。若失宜乎。其儀。不感。而是。以正。是。四國。也。蓋。虛。而。曰。其。為。父。子。兄弟。
是。法。是。我。之。為。父。子。兄弟。皆。皆。以。法。法。人。此。而。謂。其。儀。不。感。也。儀。字。
你。表。儀。一。國。之。儀。皆。此。威。儀。表。了。此。曰。前。二。詩。就。上。之。帥。慶。說。故。曰。教。國。人。
汝。一。詩。重。民。之。從。處。說。故。曰。民法。之。機。一。理。也。宜。者。情。意。決。洽。無。携。二。法。
若。截。賦。格。齊。無。少。參。錯。未。能。與。上。不。同。上。故。治。國。一。結。實。言。國。本。於。家。此。只。
在。咏。詩。上。明。先。家。後。國。之。意。以。結。三。詩。不。是。通。結。上。文。

全旨此章大旨。說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能。慈。幼
其利亦不出。與民同好惡之內。常。沈。理。財。用。人。對。者。非。肯。湯。霖。林。曰。民
之。所。甚。好。者。財。而。甚。惡。者。在。於。高。聚。斂。之。臣。奪。其。財。故。來。傳。與。民。同。好。惡。而
不。專。其。利。便。此。章。之。旨。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此三引詩皆以咏歡上
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而民興。孝
上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
子有絜矩之道也。長上聲。弟去聲。倍與背同。
絜胡結反。○老老。所謂老
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
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言此三者
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
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
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
彼我之間。各得其所。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

胡寧事自只一
矩字此所據
者約加初字
此心所及者
廣

於孝上能明。天顯而致。吾長則此無相左之一念。同。民。遂。與。其。行。弟。上。能。慈。幼
其利亦不出。與民同好惡之內。常。沈。理。財。用。人。對。者。非。肯。湯。霖。林。曰。民
之。所。甚。好。者。財。而。甚。惡。者。在。於。高。聚。斂。之。臣。奪。其。財。故。來。傳。與。民。同。好。惡。而
不。專。其。利。便。此。章。之。旨。

而天下。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
事上。所惡於前。毋以使後。所惡於後。毋以從
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
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此。覆
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
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於我。不欲下之不忠
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
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
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
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
不獲哉。所攝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
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詩
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

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

真惡天下人之公惡而惡以民不狗。民情亦不逆。民情必如此。方謂公好公惡之父母而好惡能聚矩之得也。反先則其勝可畏矣。即南山之詩云。截狀高峻之南山。維石嶽嶽。而可仰彼赫赫。顯威之太師尹氏。民俱於爾。乎瞻注夫民之瞻在遠。獨之瞻在心。故治國君子當以爾瞻之外。瞻我。我。獨之內。省而不可不慎其德也。為不慎。猶而誇于爾。則其心一欺。無地自容。為天下之大。僇辱矣。何以狹其德乎。此好惡不能聚矩之失也。且好惡。亦爾。爾。非細大。雅。王。之。詩。云。厥先王。未喪先。喪。心。則一念可以。上。而。君。天下。及。紂。之。身。一失人心。天命遂亡。故後人宜以殷為鑒。於峻大之天命。不易保也。此詩蓋言君有道而得衆心。衆心之所。以。得。眾。是。國。脈。之。所。以。得。君。無。道。而。失。衆。心。衆。心。之。所。以。失。即。是。國。脈。之。所。以。失。源。則。父。母。之。誅。失。則。大。僇。之。証。也。有。國。可。不慎乎。

樂只三節言好惡能聚矩不能聚矩有關於國之得失。况好惡包理財用人。意俱在內。如民之所好。謂所好在貧。所好在利。皆是民之所惡。謂惡不肖。惡不肖。皆是好之惡。之有。皆。他。極。盛。聚。去。惡。亦。空。念。民。情。也。民。之。父。母。可。謂。元。后。作。民。父。母。我。能。生。育。萬。民。而。無。愧。于。親。民。之。責。也。非。說。感。應。此。便。令。有。不。可。不慎。慎。字。項。具。瞻。來。謂。當。以。十。手。十。目。之。稽。而。厥。此。當。衆。之。職。也。即。慎。獨。也。僇。只。是。自。辱。不。必。說。身。我。國。亡。喪。師。節。詩。言。帝。命。而。以。得。衆。失。衆。釋。之。者。天。命。主。於。民。心。民。心。之。所。在。即。天。也。得。衆。承。殷。先。王。失。衆。承。殷。後。王。二。句。還。是。什。詩。結。上。文。意。當。補。注。

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聲。下。並同。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聚矩而以民心為已。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詩云。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節讀為截。辟讀為僻。與戮同。詩尹周太師尹氏也。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你不可不謹。若不能聚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峻。易去聲。詩文王篇師眾也。配對。

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聚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先慎乎德。可謂得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德。聚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德者本也。財者末也。而本末。外本內末。事民施尊。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聚矩而欲專之。則。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財散。民散。及是。則有德而有人矣。是故。

先慎而慎者何。正慎此明德耳。是故君子第一着先。從念頭精微處點。情。從。吾。之。潛。於。天。者。翹。然。常。明。不。令。已。私。稍。有。障。礙。為。則。德。為。我。有。矣。有。德。則。得。衆。即。此。自。有。人。有。人。則。得。國。即。此。自。有。土。有。土。則。上。之。所。入。者。即。此。自。有。財。之。所。出。者。即。此。自。有。用。矣。人。土。財。用。必。同。乎。德。故。語。平。天。下。之。本。惟。德。是。以。當。之。有。德。何。患。無。財。特。未。耳。若。外。本。內。末。將。德。置。之。身。外。財。友。歛。身。內。本。末。倒。置。則。身。中。之。財。而。先。施。奪。于。民。也。民。豈。不。以。奪。我。乎。是。故。財。聚。則。民。散。民。散。于。散。而。財。尚。為。存。存。乎。惟。財。散。則。民。無。不。聚。若。人。主。亦。何。樂。而。未。以。自。取。散。亡。之。禍。哉。

慎德為聚矩一層。德即明德。是一。些。靈。明。原。無。纖。微。欲。慎。者。兢。戒。慎。不。令。已。私。障。礙。也。此。存。者。則。此。便。存。不。待。外。求。也。德。者。是。承。上。契。下。語。本。末。不。是。說。德。為。財。本。財。為。德。末。只是。說。治。平。的。根。本。未。即。處。重。德。上。外。者。不。把。慎。德。當。事。內。者。日。夕。營。存。在。心。事。民。向。不。必。說。施。之。以。劫。奪。之。教。均。無。與。和。無。寡。若。使。人。未。忘。自。私。自。利。之。心。非。與。讓。之。風。矣。曰。爭。曰。奪。俱。是。君。爭。民。財。奪。民。財。一。邊。說。財。散。非。奪。乎。只。公。利。便。是。散。言。性。內。未。而。財。聚。亦。就。一。味。言。之。不。必。出。入。之。報。新。新。不。棄。若。是。故。言。以。悖。理。而。出。者。人。亦。以。悖。理。而。應。之。未。有。君。施。逆。令。而。民。無。逆。詞。者。也。况。貨。財。是。民。之。命。脈。以。悖。理。而。入。者。能。保。民。不。侵。奪。亦。以。悖。理。而。出。乎。此。聚。散。出。入。之。机。

人謂德者慎德也慎德者以如惡是之心惡小以如好色
八心好君子斯謂也見賢而不可不學止與上節兩字元明何以不
私心牽制也命是簡賢過是失利至僻于好惡而拂人則尤甚然不
人情而曰佛人性蓋情則有偏有私性則至公至此輩說到利害處
遠夫身及業身蓋天下亦身身相例為一體也

忠信而深失之也亦必必心失耳是故君子有聖德之大道以滿吾心之量而
天即以滿天下之量而大也是大道之得必以忠信忠信之心公則任真而
流自性之喜怒一符人當狀之好惡能體物而公用之便是大道而由得
泰之主亦欲行此大道但求忘我心自視大視人小民隱不介于懷使失此大
道矣能以忠信之心理財亦有生之大道有不取飲為者財以生而
蓄必使人皆生無一開曠之人是生之者勉縱有取食之者常足以配其生
如食之耗于木也便是其德以為而充必使日即常為無一開曠之日是
生者亦欲行此大道以依其為而用之之端十段其八九便是舒則所
生當不取於食而為常不取於用財源源注注不增其生此生則恒則足矣
聚飲非空也道即大學之道修己明之德也人新其生也
是故兩字根本上能不相聚起來大道只承好惡好惡不以已而以天下何

朱子曰發於己心而自盡則為忠備於物理而不違此則為信也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伊川見明道此語尚晦故更云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之信便更穩當

非謂大故曰大道忠信不分是一心與心與天下相通通方能體情而體
周施故得大道忠信就是得非忠信了方得大道驕吝及此狀亦不
兩係說個散未得生活說說個生字字見存生不竭的大道理生食
以人為用以事家生之不止是驅民歸農夫有農夫之生而亦有
之生高貴商賈之生世間第一開曠之人方是生則若衆不止是朝
俸位無開曠之人便多溢食之人為不止是農夫耕稼農之高貴亦為
日有一日之生一月有一月之生一年有一年之生力去為無開曠之
此是疾是是急之無急橋意舒是寬舒用澤有漸次此則後急而用之
仁者當見仁於以忠信之心生財令元氣處流貫而發其財也重財也
若仁者以身為用而發其財財使財重其身財也仁者若若思無財以上愛下
曰仁以下報上曰義未有君上忠信而仁以恤民而民反不好義而報德輸
德者也既好義矣則赴國事如身而未有好義而奉上之事不為君終之者也
好義則公府之有皆君有安見府庫之財而不得安享其有執到此而不愈
非亦慮矣

如此見賢而不能舉而不能命也見不
善而不能退而不能遠也命鄭氏云當
當作息未詳孰是遠去聲○若此者知所受
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承仁者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
菑必逮夫身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
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晉至此又皆以
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
臺節南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
泰以失之君子以信言之道謂居其位而修
已治人之術分已自盡謂忠循物
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
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諄益

加切蓋至此而天
生財有大道生者衆食
之者寡為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恒
登反○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
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豈
人為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
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
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
仁者以財發身不
有上好仁而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
不終者也未得府庫財非其財也上好仁
以愛其
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
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孟獻子曰

四書集注

不必說到守財上
高馬則聚斂之臣焉所用之孟獻子曰士初試為大夫得高馬乘者已食君祿
不可容雞豚以爭小民羣息之利卿大夫喪祭皆泔用水之家食祿已厚不可
高牛羊以爭小民畜產之利若有乘地出車有乘之家食祿更厚不可高聚斂
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以制民財而盜我府庫之臣即傷已財而害民不及
民也獻子嘗後為齊家訓教訓謂有國者不當以專利一已為利當以心之所
安即義之所安為利也况以神為利又有害乎彼長國家者所以非財而務
要財用者必自聚斂之小人導之矣其究由彼人君不察其奸方以為利國而
善之不知小人若假之大柄使之為國家勢必上下天怨下拂入心天災人害
雜至雖有能望短之善者極力扶持竟無如此國勢已傾何求利之害如此
此謂有國者不當以小人聚斂之利為利當以公利之義為利而平其心以平
天下也必神心去而後能德以忠信而聚斂矣

高馬節是說用人与理財相闕重在聚斂之臣上高馬四句只是引起
之詞曰與曰寧其言不可高也高馬乘命馬也是受君車泔泔馬四句欲伐水
斬冰也鄉大夫喪用冰然以防臭祭用冰然以防吐變來官也因官食地
曰采地此謂國三句揆開在平天下者說前泔泔都就道理上論不必以下
節說到利害上林火崖曰取斂之臣欲利下媚上必以恭恭式之外多豫數目
正賦之外別利條日夕歲深增者不即濫成一時作僭遂為生民無節之
禍鄭康成曰國家利義不利財臣取財取斂之臣乃備義未審其言小

高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尊善自
聚斂之家不尊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
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六反乘斂並去聲○孟獻子魯之貴大夫仲
孫蔑也高馬乘士初試為大夫者也伐冰之
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
采地者也君子寧凶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
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
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 長國家而務
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便為
國家尊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
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長上聲彼為
善之此句上

人之禍見聚斂之臣決不可畜長國家三字重看曰長國家亦不少財用何
以能急於財第小人欲媚其君多作此以公其私之階故曰必自小人曰
自小人得舉後心皆其私也曰使君得入君位借大柄乃自遺患也彼
亦指君言以君為彼私外之意故又結言國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此三
句只再申上節之意而深明國之利在義不在利也不必另深看

朱子曰聚斂章專言財用繼言用人蓋人主不能聚斂者皆由利心之起故
徇己欲而有此所以專言財用也人才用舍最係人心向背若能以公滅私
好惡從眾則用舍當於心矣此所以繼言用人也
盧玉溪曰聚斂所以明德於天下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則明
德明於天下而無不止於至善矣

節齋蔡氏曰明善之要誠身之本朱子於篇末尤懇切為學者
言之何耶蓋道之浩何處下手學者用工夫之至要者不過
明善誠身而已明善即致知也誠身即力行也始而致知所以
明萬理於心而使之無所疑終而力行所以復萬善於已而使之

下疑有闕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道之
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
之其丁寧
之意切矣

傳之十章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
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聚
斂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
其所而天下平矣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
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功夫其第
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
本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其不可
以其近而忽之也

致知格物為
明善之要法
誠正倫皆所
以誠身而誠
意為之本始

四書集注

大

無不備知不致則真是真非莫辨而後何所從適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為空言此大學第五章之明善第六章之誠身所以為學者用功之至切至要

大學一卷終

盧玉溪早十章之傳綱目相維讀者須即綱領而考其條目即條目而貫諸綱領使一書之義了然胸中庶幾有受用處第五章明善之要是明之端第六章誠身之本是明之實明善誠身之首大學中庸所以相表裏者在此曾子思所以授受者亦在此故朱子揭此以示學者急先之當務云
雲峯胡氏曰明善誠身中庸言之又孟子言之其說元自大學致知誠意末章句之末舉此二者以見曾子孟子之相授受焉

傳字一篇骨

中庸提論
按朱子曰中庸一篇愚妄以己意分其章句是書章句以章句求義然學者之於經未有不待其詞而能通其意者

中庸何為而作
朱子曰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子思又學於曾子而得其傳孔子者既而俱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真也於是作為此書

子思子
吳氏程曰子思子稱子者師尊之也重在字子程子則重在字而子為男

道學道統
蔡虛齋曰道學之有成者始得以與夫道統道學以道學道統以傳道學自文武周召而上則任是道統之傳者皆得以明之於上自孔子而下則任是道統之傳者皆得以明之於下孔子之後子思繼其統至孟子而遂成孟子之後程子統其傳至朱子而益擴發其道也雖曰至孟子而遂成而此書則不泯也雖曰至朱子而益明非此書則不明也

人心道心
朱子曰道心是理義上發出來底心是人身上發出來的雖聖人不能無入

中庸易序

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幾也蓋論之必之虞齋知覺之而已

心。如飢食渴飲之類。雖小人不能無道心。如惻隱之心是。蔡虛齋曰。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為人心。仁義禮智信之性。曰道心。天與人。以人心。必與之以道心。以主宰之道心。不離乎形氣。而亦不離乎形氣也。不必專以人心之得。其正者為道心。

讀中庸法

朱子曰。中庸自首章以下。多對說將來。自齊齋。其稱讀中庸。以為子思。做又時。復有子。曰字。讀得熟。後方見得。是子思。夫子之說。若為此書。自是以潛反復。逐得。其旨趣。定得。合章句。據布得來。直恁麼。細細。讀書之序。須是。且着。去。看。大學。又着。去。看。論語。又着。去。看。孟子。看。得。三書了。這中庸。半截。都了。不用。問人。且。思。想。看。尚。不。可。掉。了。易。底。却。先。去。攻。那難的。中庸。多。說。無。形。影。說。下。學。處。說。上。達。處。多。若。在。理。會。文。義。則。可。矣。

聖相承至道統之傳

張師曾曰。此之一字。指執中而言。然豈非堯舜禹三聖人。以中相傳之。後若成湯文武之為。居泉陶伊傅周召之為。且其所傳。雖皆不外乎此中。而求其所言之中。則亦鮮矣。試推其說。如仲虺之語曰。王懋昭大德。建中於民。孟子曰。湯執中。此其最明者也。詩稱穆。文王於緝熙。致止而大學於君仁臣敬。子考父慈友信。皆以止言之。武王傳洪範。謂建其有極。而受冊書之戒。不出於敬義之交。持其執中之意。可知矣。至於泉陶之陳九德。先正言。荒漫。及應之。皆所以明其德之不偏。又同寅。協恭。和衷。則民彝物則。各得其正。非中而何哉。伊尹自謂。既湯。咸有一德。而訓太甲之詞。有曰。欽厥止。則伊尹之執中。亦可見矣。傳說。告高宗。曰。惟木。進繩。則直。后。進諫。則聖。其曰。道積於厥躬。者。休之立。教。聖。人者。用之。行。聖。休。用。谷。內外。無。非。求。中。之。道。也。孟子。又。言。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亦。所。以。求。合。於。三。王。之。中。道。也。乃。公。戒。成。王。曰。王。敬。作。所。不。不。敬。德。天。以。教。為。虐。而。居。之。不。去。則。其。能。守。中。為。何。如。也。觀。此。則。聖。賢。接。道。統。之。傳。者。亦。莫。非。中。而。已。矣。

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定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

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

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
蔡虛齋曰流派所出為宗顏子由博約之識而至於見所立之卓尔曾子格
致誠正之功而至於唯吾道之一貫兩傳得其淵源也

孟氏為法推明是書
趙修菴曰中庸深處多見於孟子如道性善處於天命之性也存心收放心致
中也擴克其仁義之良心致和也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一章大義終不
於中庸充足以見淵源之所自

吾天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
來學其功及有賢於堯舜者然當其時見
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
氏之再傳而復得天子之孫子思則去聖
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
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以
平百所聞又師之言更且演繹作為此書
以昭發之學若益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
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自天

老佛之徒 至大亂真
蔡虛齋曰非指老子釋迦是謂學老子釋迦之要者也蓋老子是孔子前入也
孔子同時不待孟子沒而後起釋迦西域人非北周敎主時亦孔子前人也至
漢明帝時佛法始流入中國曰吾儒之道不外乎致知力行而已致知者盡心
知性也力行者盡性也佛氏曰明心見性也吾儒之所謂盡心知性
老子曰修心煉性本有似吾儒之所謂修心養性此可謂相近理矣然吾儒之
盡心知性所以降善以明乎道即堯舜所謂惟精也彼之明心見性則覺以為
妙其歸至於絕於堯舜空諸所有所謂清淨小則妄幻人世語大則廢於六合者
也其於吾道果同乎吾儒之存心養性所以固執以守乎道即堯舜所謂惟一
也彼之修心煉性則以退為長美其歸在於自生圖利獨立於物表所謂將欲取
之必固與之弱其志強其骨使人無知無欲者也其於吾道又果同乎此其大
亂真可見

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自擇善固執則
精一之謂也其自羣時中則執中之謂
也世之相後于有餘望而其言不異如
舍符節歷選則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
示蘊藏未有君是之明且盡者也自是而
又再傳以得孟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
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存道之
所實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閭而異端之說
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論近理

異端即老氏道可
道非常道也中
庸者學思時也
孔子曰作中庸
以明發吾儒是
所以絕夫子之意
也

中庸

子思之功於是為大
蔡虛齋曰程子惟得有所考以續乎夫千載不傳之緒則子思憂其傳於今
得其傳矣詩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則子思慎其真者人亦失其真
矣

黃龜齋曰中庸自是難看石氏所集諸家說尤雜亂未易曉須是胸中有權衡
尺度始看得分明公驟取而讀之精神已先為所亂却不知仔細將章句究研
令十分通曉後首生融貫却取而視之可也
石氏所輯錄即石子重集解

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
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
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
蓋子思之功於是為大而微程夫子則亦
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為
說莫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
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
至其門人所自為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
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

支分即解

蔡虛齋曰支是人之四肢即亦是肢中之節脈是人身中經絡皆是借用字也
支者大支也即者其中即段也即首在支外故自首章至十一章為一支而折
之為十二節自十二章至二十章為第二支而折之為九節自二十一章至三
十一章為第三支亦折為十二節二十三章則獨為一支又所謂一部小中亦
者無復用節解為矣

詳畧相因

蔡虛齋曰自支即言如首章性道教是也則下十章詳之十二章言性陰陽也
則下八章詳之二十一章言天道入道畧也則下十二章詳之蓋末章舉一篇
之休要也○巨細畢舉謂支節中附言義理皆大小不遺也如性道教義說入
心在卷省察之功推而至於天地位萬物有自仲尼以下有君子之義并智慮

參贊自是歲即覺讀而獨定之沉潛反
復益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
者然後敢會眾說而折其衷既為定著
高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二同志復
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管
論辯取舍之意別為或問以附其後然後
此書之旨支分節脈絡貫通詳畧相因
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
曲暢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

中庸即景集注

賢不肖之事。又有大舜之智。顏淵之仁。子路所問之鬼推。

敢於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
行。選并高之二助。云爾。得應已酉春三月
戊申新安朱熹序

呂氏云中庸之書。聖門學者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始卒不越乎此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所授之言。以著于書。篇故此書。所謂論也。聖人之緒言。入德之大要也。又曰。聖人之德。中庸而已。中則過與不及皆非道也。庸則父子兄弟夫婦君臣朋友之常道也。欲造次顛沛久而不違於仁。豈尚一節一行之說。激者。故楊氏云。中庸為善。微極乎性命之際。幽盡于鬼神之情。廣大精微。固不異也。獨以中庸名書。何也。予聞之師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推是言也。則其所以名書者。義可知也。世之學者。智不足以及此。而忘意。聖人之微言。故物我異觀。天人殊歸。而高明中庸之字。始三致矣。謂高明者。所以處己。而同乎天。中庸者。所以應物。而同乎人。則聖人之處己者。常過乎中。而與夫不及者。無以異也。為是說者。又烏足與議聖人乎哉。

新鐫項仲昭先生四書鄉嬛集註

姑蕪 項 煜 仲昭父 輯著

錢塘 翁鴻業一猷父 參閱

中庸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朱熹章句

程子曰。中之理。至獨陰不生。獨陽不生。偏則為食。戰中則為人。中則不偏。常則不易。惟中不足。以盡之。故曰。中庸又曰。天化之能。雖靡然。然其理。而陰陽之度。寒暑日月晝夜之變。莫不有常。此道之所以為中庸。又曰。中庸者。只是不偏。偏則不足。中庸只是常。於言中者。是大中也。庸者是定理也。定理者。天下不易之理也。是終也。孟子曰。言反經中在其間。又曰。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傳於孟子。其書雖雜記。更不於精粗。一說高。便道。多和卑。說本便道。却未又曰。善讀中庸者。得此。一書。自終身用不盡也。又曰。中庸一書。善自至理。便推之於事。知家。及歷代聖人之迹。莫不皆謂之命。非既命。而後有性也。緣性而歸之於命。緣命而歸之於天。人只循其性之自賦。任天而動。則日用事物之間。自有至當不易之理。是道根於性。由率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上為是
下為非
中庸者如中
庸文字單直
須句理會
過使其言互
相發明

性而謂之道也

性而謂之道也。道本天命。未原不待修。但因人欲損壞。性有不能。學其性者。于是立一戒法。洗滌壞處。使之循性之本。而修性之增。減其性。便足。是性至命之法。門謂之教。

羅近溪曰。中庸為道。而作。其安道之不明。由於不識性字。若華氣言性。如何。二語。如何。是道。子思開口說天命。謂性。與孟子性善性惡。字同。全無夾帶。欠缺的。所以任他見成。做出。便是道。此二句。雖只是論理。不着人說。但說言。率已。循性。心在。故又須說。個修字。率方。全下文。戒慎。正是修。正是。所以。為率也。雖修也。安率也。安命也。率了。凡曰。率字。有循性。而出之意。既曰。性。則本無。增損。不屬。有無。連自。狀也。說不得。色。任他。本來。流。自。各有。個。條。理。處。便是。率。若。舍。此。別。有所。趨。向。有。所。商量。便是。率。情。非。是。率。性。修。道。一字。就。自家。說。為。是。但。中庸。之。旨。不。分。人。已。故。修。已。之。道。亦。是。修。了。人。已。之。物。之。道。身。之。而。後。即。是。操。範。非。修。道。之。外。別。有。道。以。教。人。也。則。此。教。字。當。如。三。教。之。教。的。教。字。

道也。道也者。即命即性。命之理。無息不流。一息離道。則性命一息斷絕矣。天下。此。道。即。屬。在。人。身。上。可。離。便。不。是。道。正。見。道。不。可。須。更。離。君子。所以。於。不。觀。之。所。不。同。之。所。有。道。更。不。離。道。之。功。不。睹。不。聞。正。是。天。命。本。體。原。自。無。缺。無。損。豈。可。得。而。睹。聞。君子。於。其。所。不。睹。者。戒。慎。謂。觀。道。於。無。形。也。於。其。所。不。聞。者。恐。懼。謂。道。於。無。聲。也。蓋。視。聽。有。起。滅。天。性。無。起。滅。而。不。睹。是。謂。見。性。而。不。聞。是。謂。聞。性。也。○黃。善。人。之。心。當。定。其。本。體。常。動。者。其。真。心。此。不。睹。聞。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意。亦。如。此。若。以。生。為。生。養。之。生。却。是。循。道。之。謂。教。也。至。下。文。始。自。云。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則。為。是。教。也。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

程氏云言天之自
然者謂之天道言
天之付與萬物者
謂之天命之曰
民受天地之中
以生天命之謂性也
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

萌芽處在。心中。其地至隱。念頭初動。其事至微。初念之動。其是。非。善。惡。皆。不能。逃。乎。此。心。之。靈。所以。當。此。之。時。尤。為。昭。灼。顯。見。而。非。至。見。至。顯。之。謂。也。此。君子。慎。獨。之。心。見。其。莫。有。見。處。莫。有。顯。處。耳。此。時。正。宜。提。醒。一。念。勿。令。昏。迷。精神。命。脈。更。無。遺。漏。益。不。欲。于。獨。睹。獨。聞。中。而。離。其。不。睹。不。聞。之。真。作。也。

道不可離說得太現。成人決不可離說得太安。排須知此道。命于天。率于性。乃人心一點。真念頭。豈有。離。道。不。去。的。所。在。而。戒。慎。之。功。自。有。不。能。已。者。矣。戒。慎。者。固。于。不。睹。不。聞。中。尤。于。睹。聞。中。不。睹。不。聞。見。于。天。又。見。于。人。也。故。天。命。當。者。可。率。而。率。性。即。是。天。命。狀。戒。慎。是。體。道。大。段。工。夫。而。戒。慎。之。功。紫。處。安。在。故。又。說。莫。見。節。抽。出。戒。慎。中。第一。緊。關。防。如。城。門。時。常。防。護。固。守。偶。有。生。面。心。來。更。加。盤。詰。原。由。兩。事。不。可。以。靜。存。動。察。分。點。兩。節。又。不。可。說。慎。獨。即。是。戒。慎。一。層。工夫。梁。無。知。曰。隱。微。而。莫。見。莫。顯。云。若。蓋。謂。此。獨。非。一人。之。獨。也。乃。天。下。大。本。達。道。之。所。在。也。下文。天。下。字。正。對。獨。字。言。而。大。字。達。字。正。其。跡。見。處。獨。性。有。關。於。天。下。大。本。天。下。達。道。而。以。為。莫。見。莫。顯。而。以。為。獨。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故為達道之統。大本而此。天下共此。一本耳。故可通于天下。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命猶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重子所謂道之大原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出於天。亦此意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

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離去聲。○道者。日用事物當行。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尊。其。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見音現。○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不。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過。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故。為。達。道。之。統。大。本。而。此。天。下。共。此。一。本。耳。故。可。通。于。天。下。

平其所不聞

離去聲。○道者。日用事物當行。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尊。其。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見音現。○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不。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過。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故。為。達。道。之。統。大。本。而。此。天。下。共。此。一。本。耳。故。可。通。于。天。下。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故為達道之統。大本而此。天下共此。一本耳。故可通于天下。

此之謂性之也

最妙是從喜怒哀樂說起人以喜怒哀樂之未發為一人之獨耳不知乃中也乃和也乃大本也乃達道也非豈見乎隱微乎微也喜怒哀樂未發時性之清絕無染着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中之內已涵天賦之節既發時無過不及恰中其節與未發之中無所乖戾故謂之和蓋中是天命之性兩淵涵雅不可睹聞而萬物萬用之用皆本是性而率以行者故中為大本達者此心通達無碍天下萬物只是此中我既與此中恰好即是與天下無碍處故和為達道大本即是達道之本達道即是從大本上達出來勿分對說致中和惟極中和之意乃慎慎工夫要之於致和而中以達和也中無不具便和無不通位育功業畢是節之和而所施為者而却是一中之運用乃天命之而吾率之以至是也天地曷從以見其位於萬物育上見之萬物何以育於吾發皆中節處育之吾發何以皆中節慎慎而合不睹不聞之性上能中之故夫慎慎者乃慎道之實功正所以率循此性之道而膠合此天命之性也按致中和工夫上文戒慎謹獨已恐重提起一句亦只據見成說只將大本達道觀貼致字甚明使大者無失其為大便是致中使達者無失其達便是致和如云充拓深盡耳位育不必分承中和萬物育亦承天地位育蓋萬物天地而生必須出於神明使和氣薰蒸而賜煥燦時若然則位育對之仁有所施而萬物皆遂其生此是理是事孫淮海曰位乃是賦性之位也天在上而得其司履之職地在下而得其司載之職故曰天地無不

樂音洛中節之中去声○喜怒哀樂之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致中和天地焉萬物育焉也位者安其意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慎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

能又曰聖成位乎中萬物育亦非必一一能化之如虎豹龍蛇各歸其類故於此合而言之四罪而天下成服處皆是育萬物至育於天地之中正天地所以成位處種種繁瑣致者非約而精之也乃推而廣之也本吾心之中和而達之於政事則經綸參贊上蟠下際無不流貫無不充滿此便是調羹功大蓋造化之極非感應之驗也袁了凡曰致即致人而不致於人之致中和是性之德可俟而不可求可善養而不可廢取所謂致惟慎獨以俟之而已矣無心外之天地無心外之萬物學者試自解驗吾誠養得此心完足則六合之大精無不流蟻蝶之微氣無不貫那時節便覺有一段清寧開闢之象便覺有一段飛躍活動之趣這便是位育直覺觀致卷曰中和之理合天地萬物原是一個故致得中和完全便可以位天地育萬物有一身之位育有一家之位育有一國之位育有天下之位育有萬世之位育極其功功所到極之於性體無增毫末

趣完具於己謂之休眾休眾會謂之要

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有第一章思述所傳之意以立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者於此及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也其下十章學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中庸

中庸此章是度時中之防不是辯似是而非意下一節是上節註疏作推廣說者非代博生曰此章辨小人之反異於君子正所以揭明賢知之害道而衛此中庸也

仲尼子思謂君子是庸故引仲尼之言曰道自精一剖殺以來惟此天命率性之中即是平常之理惟君子適完天命之性一切俱是尋常事渾身是中庸一謂之小人便是情識用事兩存兩發一一反背此中庸本狀之理矣何以辨之君子只是平常為君子之中庸也以君子是戒慎恐懼之人凡事皆未發之中而主持而隨時以處中即發之皆中節也故曰君子中庸小人即節謂中庸亦終是小小之中庸也以其不知戒慎恐懼而發皆反此心未發之中任喜怒任哀任樂無所顧忌畏懼而已故曰反中庸此亦儒學之辨也中庸二字不中即是未發之中人無所感發時一切俱是平常事即聖人也豈不得一此精彩徐玄扈曰君子中庸謂此中庸完全在君子身上即君子即是中庸也意無兩層說小人便是反中庸此千古學脈之辨中無定跡乃兩層時中如夏暑冬寒飢飽渴飲朝作夕息之謂其宜者皆時中也其二夫全在慎獨處得來小人亦非淺者無忌憚與時中只氣稟稟濁要在心術上查考有君子之心則為時中蓋此書精微獨往獨來也亦小人之則為無忌憚蓋師心自信居之不疑者也亦在迹上看則君子亦無以異於小人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者不偏而無忌憚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右第三章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生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

以為天下立教不知中庸具天命率性之常理即無殺無臭之至理乎而民素向厭中之為庸於至之上復求至而難厭之也則何不由簡狀一念要其至以合天哉也

管登之曰中庸二字雖並提而中意全收在庸字上蓋為衰世之離庸以戒中者發也世教日衰人多求之庸言庸行之外故有此嘆

全言管登之曰此章又引聖言以剖鮮能之故上節見知行合一大意已居下節即就上意反覆欽之見是二者皆欠真知耳無兩層意

我知民何以鮮能也人自離道也夫子嘗曰中庸之道之塞而不行也人不能知我知其故矣蓋行本於知今智者是聰明特達人好索隱而不知常過此道愚者不知庸德即在本分而不能知此道既不知而道何以行中庸之道之晦而不明也人不能知我知其故矣蓋知從行得今賢者是有才具人好行惟所行當過此道不肯者又懦弱視庸德是許大事業避避不敢承當不及行此道既不行而道何以明也狀道何常離人自不察其群天下智慧賢不肖之人莫不日用飲食于斯道也但不提醒本狀之良知鮮能知此道中之正味當面錯過也愚不肖不足責所賴明此道者賢知耳又為知解所誤執者所拘其

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民鮮能久矣鮮上聲下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知者之知去聲○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異之異而夫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

夫習性之難開也

登之曰。過不及。雖分屬。而意則專。精。智之過。高明。洞達。識見。他人。若謂之知。利。意。勵。行。勇。於。有。為。者。謂之。隱。沈。無。回。曰。中庸。立。教。本。旨。是。要。人。見中。於。庸。賢。知。過。之。是。不。肯。庸。愚。不。肯。不。及。是。不。能。庸。或。曰。何。謂。不。能。庸。曰。君子。而。時。中。時。當。如。此。即。旋。旋。轉。轉。神。妙。大。事。察。在。本。分。上。只。是。庸。德。愚。不。肯。肯。便。看。來。做。詩。大。事。察。退。避。不。敢。承。當。豈。不。是。不。能。庸。故。未。以。莫。不。飲。食。之。民。惜。之。猶。風。人。遣。以。意。在。言。外。之。休。以。飲。食。喻。道。者。非。以。飲。食。即。道。者。非。以。飲。食。喻。道。味。貼。中。者。亦。非。

隨其不明矣。而道何以行。夫子嘗曰。道者人所當行。亦人所能行。但道自庸而不自能。終歸於道之不行矣。夫蓋道非明則不行。而談行道先自明道始。

馬漢宗曰。夫子本是聖人。不待行道而乃云道其不行。其字內無限寓意。道豈其不行。其不行者。固自有不得辭。其責者在。若見得。真信得。極則穿衣。吃飯。待人。接物。頭。是。道。舜。之。好。問。好。察。以。是。明。辨。此。理。無。甚。奇。持。全。自。此。節。活。氣。從。問。察。說。如。一。直。串。到。用。中。方。佳。節。節。即。相。承。提。是。極。伏。其。處。中。無。我。良。知。堂。微。處。

夫智狀則道何以行。必智起。而後道可行。天子嘗曰。本心之明。即是知。吾人信。點。明。原。無。限。量。只。緣。意。見。作。障。失。却。本。來。初。體。舜。其。德。性。此。又。明。之。休。而。智。大。與。狀。非。借。知。也。也。只是。本。體。上。毫。無。遮。隔。則。虛。受。之。中。自。有。妙。處。好。問。何。心。天。賴。自。鳴。好。察。何。心。天。倪。自。動。蓋。道。道。既。深。雅。爾。常。人。言。語。淺。近。事。莫。非。道。

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道以常不明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夫音扶。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

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眾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知期。自守也。予知之知。去聲。音古。獲。胡化反。罟。網也。獲。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擒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眾理以求所

理也。隱惡。不但是不宣。聖心。原。纖。微。不。由。見。思。便。化。連。胸。中。亦。無。條。緒。處。善。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眾。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此。民。

人皆曰。予知。故知知而自謂予知。非知也。夫子嘗曰。夫。人。患。智。以。吾。以為。道。愚。智。多。今。人。動。輒。自。負。曰。予。知。能。端。事。於。未。狀。此。即。智。之。人。便。是。好。知。聰。妄。意。之。人。妄。自。驅。逐。而。自。納。諸。罟。獲。陷。阱。之。禍。俄。而。莫。之。知。避。也。則。自。智。之。過。意。見。事。也。有。此。意。見。豈。不。動。輒。自。負。曰。予。知。能。折。義。理。于。微。茫。但。有。即。

四書總集卷之四
中庸
明乎
大智在知諸人何嘗不自以為智正智者過之而自矜其識也此所以無忌憚而行隱怪使自驅入于彘獲陷阱即云能擇乎中庸亦非執兩用中之真識不過以無所忌憚之心而托言時中之用尚安望其期月之守○上段是明致于中庸下段是實察乎中庸上段是素隱行怪下段是

中庸
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避以况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

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

子曰同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四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也素持而著之心胸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

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可

回之惟自智非智必知回之為人而後道可明夫子曰回之為人亦為其所以人也擇乎中庸知中庸者是性体統人倫日用中体統中庸以合此性体正是為人處得一善即体認而及定氣是使是得此中庸至一之善則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則就此拳一物之內佩服此中而弗失蓋諸一則不二回未嘗遠人而為之也故必如回仁而後道可明矣
此章並未曾說仁字勿添出回仁來回之為人乃其為中庸見其為人乃是至明人至健人回曾自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可味此擇乎中庸是真能擇者也高堅前漢皆非中也何備瞻忽皆非着落景景皆博而歸約文而會禮則所謂得一善而拳服膺者也得一善是有所得而合乎心体之中見卓是顏子活處約禮是顏子執履約之拳即舜之執一而歸就字義拳擲也即不盈一掬之義拳服膺謂不出此一掬內而依此中勿失也

可均能如舜如回而中庸何嘗不可能即夫子亦豈言難以阻人之進者當天下國家可以均爵祿可以辭非白刃可以蹈海而中庸不可能也乎蓋天下極奇之事實能中曰中庸則常也非奇也何謂不難也
王守溪曰此不是說道理不可結論道理則曰中庸者何不可能之有乃說人之不結此道也許敬菴曰中庸不可能也乃說之詞明三者之難亦有可擇而能美吾中庸之意也易垂簡而乃不可能也乎以難阻人恐非聖人之意

第九章

子曰自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子曰自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抑而強與抑而強與

子曰自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抑而強與抑而強與

全直孝陵氏曰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此天命之謂性也率性之謂道則自中即和不可混各即夫子分別個南北出來正見不為習染所移乃成其為君子之強夫強一也率性而出則為中和倚杖氣直則為南北道流心体入說處辨別
問強能中庸者必須真強皆子路蓋求所以操守堅定而不委靡儻仆也故問強夫子提醒之曰汝有志于強不有風教習習是南方之強與不有風教習習是北方之強與抑不有卑狀自整立汝本來之強與何言乎南方之強如人有不是處以泥實勉化自悔悟甚而人以橫逆施之亦只隱忍一味沈潛而不報此其柔能勝剛能含忍人之所不能含忍是南方之強也亦不失為忠厚之道故君子以之自處猶可以消天下忿患之氣北方之強則異是矣平日視金革猶枉席習而安之其心之自負難死于金革亦無懣悔此其視死如歸能果敢人之所不能果敢是北方之強也乃志士勇士不忘之心是強者之所以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曰自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抑而強與抑而強與
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履之
以教謂含容異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容之力勝
社金革死而不厭非人為強君子之道也

問強與弱勇精粗不同強字即雖是必強之強是習到牢硬處站得脚足不
委靡能仆耳三与字不是話問亦不是聽其自操分別南北正要他不為氣
習所移安陵氏曰強曰而強正要在自家身上當下識取本來面目方是
壁立風塵外的好漢子教字非止教誨之教如俗云勸化人耳不報無道正其
一味寬容處与犯而不校不同君子只是好人的意思強字近忍人所不能
忍處着此推是借用字乃相安意与枕戈之意相似二句串看非必定是死
誰主地而不生悔的念頭亦是平時自負如此

和若君子之強只是中。和作到底發皆中節謂和。則意與承庚自中。
即強絕俗亦和安得流此是有得於慎獨內而獨持其節与天下交遊者其
道之強矯。狀立于未發之中則心源澄湛自狀而無不倚於勇不倚於智安
得倚此強當感紛紜向當整未發之精神於不睹不聞中其在本之強矯
狀完此中。和時可變當國有道而功業赫奕之秋於本心無纖芒漏洩
是達而守定於求之中。和其矯狀特立之強乎。當國無道必以守義安定為主
而終身不肯變來之心。休是空高亦不離中和之用。其矯狀常伸之強乎
君子之強如此非過義理之節中來不能也。有是強又何中庸之不能。
和是自狀中節安流。流中是自如。四處安流。倚不流不倚。則剛性而不可入。
見為有道無道君子視之一喜怒哀樂之境。界也。人見為不變。塞至死不
君子視之一喜怒哀樂之中。節也。亦人見為不流不倚。君子性也。其性而

右第七章

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在席也。金戈兵之屬。華甲冑之屬。北方風
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故君子和而不流。強
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強
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此四者。故
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着也。塞
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
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
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
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
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子曰。隱居行怪。若述焉。吾弗為矣。素

有心。抑不流不倚也。此其定力為何如者。四矯字似對南北言。謂其矯。密
于風塵之表也。強在矯上。只是贊嘆之詞。時說用矯以挽易流易倚。易安
私休是着相。

全直按中庸道理最平最深。原是人生日用飲食。只因名根不盡。所以惑於
奇。可喜。做得半上。半落。首節提出後世有述。末節說到不見知而不悔。是
非較。一切放下。方是依中庸的實地。只是一個名心。掃盡而不飛。
素隱夫不能中庸者。皆起于不庸也。夫子曰。中庸之道。原不參一為名之念。奈
何好高之人。深求隱僻之理。即索此隱者而行。七過。為詭異之行。此本不足以
致名也。狀道中人。情喜新之病。而因以欺世。盜名。所以後世亦有附會。而稱述
之者。吾獨惜此一段精力。應用于不必用之地。決不可為此隱性。以植好異之
標矣。又有君子不尚隱怪。亦隨事隨物。操乎當狀之理。隨而行之矣。但因平
常之道。不足以要名。將移其心。以持隱怪。遂廢于半途。吾以為。知所傲。自
不窮之味。既至於半途。雖欲已。而弗能已矣。獨有周旋之君子。只圖地依乎中
庸。而與中為伴。亦以我依中也。雖至隱。隱於世。全不見知。而吾心可獨知。不悔
其無述也。惟聖行。若乃能斷其名。惟直道不聞。中完天命。率性之真。而
至教也。所然。我即此見。民鮮能中庸者。多求述之心也。聖人不求述。而求庸耳。
王顯甫曰。中庸。道現前。不待索隱。而索之。是過索也。怪即隱者。索而行之。唯
以知行分兩件。以下道。道而行。及與自見。索隱行怪。本為微名。故庸庸好奇
者。遂稱述之。非為是。斷隱怪。道不可為。不是說我不肯為也。吳因之云。半

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索隱行怪。言深求
隱僻之理。而過為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
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
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
而強者也。聖人豈為之哉。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
能已矣。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
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
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
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
不能。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
聖者能之。不為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
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
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
也。故曰唯聖
者能之而已。

途而終是好奇之心所使非貴于隱怪也一途依字不主依倚之依是
依歸之依于中庸有終身為己矣之意是與之一矣至隱世不見知不悔正
見其依歸東漢曰依中庸矣何以至于隱世聖人不索隱行怪又不關於
媚世則雖或薄而取譽者不能為亦若天山之相隱耳然而聖人幸無悔那
以不愧不怍故無悔蓋聖子生之因地者保不必結於一生培萬世之道基
者名不必成於一世儒者不可不究此理

全直此章專為索隱者發大意以重費不重隱言夫婦言聖人言天地言萬物
皆指其明白可見者以示人正見隱則費而存故機深形密出費來與人者
未節收拾到實地工夫直到察乎天地形存其始亦不過曰造端乎夫婦可
見道不外於人倫日用學若正不必捨却目前求玄遠耳
實而子思為索隱者發也君子之道何嘗隱至費之中隱是隱月天地間物
物是道處是道發見流行到處充備何嘗特費中天地隱于不微不顯中
者不能知其所以然則隱也為費而隱也何以見其費夫婦惟其愚混此中
具真常之跡未嘗無不慮之知亦可以與知乎道及曉其道之盡頭聰明用不
得慮雖生知聖人亦不可以知知為夫婦之不肯肯來不肯情識未嘗無不
學之良能亦可以與於乎道及究其道之盡頭力費用不著處雖安行聖人亦
不可以能也豈惟聖人雖天地造化萬物功用極大中間九候不齊小民然
皆固是隱即聖人亦不知不能慮亦微也故就君子之道而論其既微之六六
極之理包六合之外莫能出其外而載之既大處而論其既微之六六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為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存未反○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

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不能者

所賦君子語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夫下

一大種我微是道微是道割折不崩更莫能入其內而破之道微外而又

而所以為費也
道微發現流行隨處充滿而覺微惟命之理通于神明之中不可窺測是之謂費而隱三字斷不得而隱隱教經夫婦節極要說個費字世間除了聖人平等人都是夫婦及其至以夫婦之道極其至而言之也則聖人天地不能盡故夫婦之道大至行莫載於大中而精細言之又莫破益見其大也大小公平亦勿以夫婦為小天地聖人為大幾天云夫婦何以與知正以其愚有良知微合處夫婦何以能行正以其能微動處使夫婦而強於其智強求其肯則夫其真夫婦即夫其真為道聖人何以不知何以不能蓋道無所不至而聖人之知能有所不謀至處有所不及至處有所不能至處聖人只知得個中庸之理信得個中庸之理此亦何所知能也天地何以有憾惟天地之可憾乃人之憾天地也人憾天地也非道若如鸞魚則相忘于天高地之下之何憾憾之者不足以損天地適足以見天地之大人自不察耳而道則察乎天地

莫能破焉

與去聲○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

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

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

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慶載生成之偏詩云鸞魚天

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詩云鸞魚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感余專反○詩大類戾至也察者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

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為人處活潑潑地讀者

宜致君子之道造端夫婦及其至也察乎思焉

見天地無心之化育隨在顯著到處昭察其冥冥心上為無事內夫婿眼前天

地就遠就近人心自取何等貴而何嘗隱耶
其在袖曰上下察處要形察得活察意出即逝者如斯夫意彭山以察為音
心之理之附服若輩多有理音入不為私意橫行胸中而脫然空闊方見得
上意下氣皆道蓋操心上之天淵始悟眼前之飛躍也秋天臺曰為飛魚躍
即吾身知身能者察于上下也此說精蘊日鑄曰未節正下拾到實處將
夫婦日用工夫明徹安上矣則至理謂人但後此端倪究竟不依便與天地
無心之化相為照察余此為端即身真與此言至終身不至今人反認階
端二字以為此時端耳而更求其至貴貴合一之旨乎

全責吳國之曰此章為遠人以為道者察也察在一人字上又在忠恕二字上
曰以人治人曰勿施於人曰而求乎子臣弟友皆所謂人也認得入字遂據
而以忠恕之心行其橫說豈說都是不遠的道理
而不于思見世之不庸者不識今日愚夫愚婦之人能存子臣弟友之心即是
道而別求高遠者以為之故引夫子曰道莫大乎性道即在人身上何嘗遠人乃
人多祖道為高遠離人自別求天理便不是道何以見道不遠人詩言之執
柯伐木以為柶彼柯長短之法則即在此柯中而不遠吾謂執此柯伐彼柯則
雖在眼前猶須瞻視而柯便岐為兩矣不遠而執遠也若人之則即在人之
身乃真不遠耳故君子但以常人之道為道當人之身去其多之附本無以復
其負之所本有以盡則本休復是適因止此更不復添入性一物也

道不遠人正見道即在人身上而為人即下文子臣弟友是也如莫以即人
即道等語混遠人不可以為道正見道源不遠耳其意作也意
而視之曰字亦不落空大道不遠擬議中一着幾微便生分別本文指點也
兩人字來正見道不離於人之心身耳沈無句曰改而止不是止而不始以
心治人復其所以為人也改者得其所以為人也道不遠人得其人即得其
道矣此都即此是道之意人性上原不容添一物
忠恕者此正以道在人心不待遠求耳誠忠盡心恕推心事盡吾心以
推之便委率性而行不遠人以求遠求不是道誠忠人責我以高遠難行是言
不願人之施者便知天下人亦不願亦勿施於人其施於人是平常常人之
不願者道在是矣不願勿施者何子臣弟友是已君子以忠恕之實心休月
則憂備之實道其道有四全未有一能至我亦求乎天下之為子臣弟友者
則曰當於忠信當信且欲其無一毫不孝悌忠信狀反之以事以先施而
尚有一毫未孝悌忠信便是未始知所求也是本來自有之理尚且未甚安深不
交倫于子臣弟友之庸之概也則有庸德之行躬行其孝悌忠信庸之神鈞
則有庸言之謹必能孝悌忠信者乃言者萬中有一分未足亦不敢不勉而
行益力焉其須放肆不檢而有餘亦不敢盡為而謹至惟六其心以嚴其
心言皆如其身之所行皆如其心之所言言行之間必相照顧如此此
是實也落用敦倫工夫正以忠恕之心盡以人治人之事每一毫虧欠者生
不是滿造于萬實而還於庸之君子乎為道者必如是而後為真終不遠于道

天地結上
有第十三章之意蓋以申明首
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
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之德道而遠人不可以為
道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
為不足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 詩云伐柯伐柯
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
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睨研計反。詩幽
風伐柯之篇柯斧

天地結上

有第十三章之意蓋以申明首
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
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之德道而遠人不可以為
道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
為不足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 詩云伐柯伐柯
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
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睨研計反。詩幽
風伐柯之篇柯斧

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為柯
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
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
所以為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
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
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
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為道也張
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忠恕違
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已之
推已及人為怨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
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
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已而
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
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
故已之所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
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
君事之道四立
已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為柯
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
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
所以為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
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
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
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為道也張
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忠恕違
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已之
推已及人為怨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
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
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已而
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
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
故已之所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
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
君事之道四立
已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忠恕。言道遠乎哉。即忠恕之心。便是道。不待遠求也。不是將忠恕去合道。下二句。以解忠恕之義。正是盡忠恕以近道之事。所以節文言以人治人之事。況未覺出未使亦使。亦思必。論理當如此。不專是責人先施是。先以信施他。如肝膽相照。過失相規之類。有餘不足。不可作實看。聖人心中。言盡是時。時以補覺不足。使就精覺有餘。便不盡。二不敢是戒。慎心。凡壞事。以是一敢不敢者。其氣沉其神定。便覺言無可肆。行無可縱。便慎行。慎言。了。此曰。慎者。固。必。之。謂心之精神。聚於目。言。慎行是言之精神。全在行。行。慎言是行。之精神。全在言。處。此。內。外。合。一。之。學。亦。必。言。時。想。行。行。時。想。言。而。慎。之。慎。也。在。境。山。曰。慎。字。准。心。准。道。蓋。謂。言。行。相。稱。則。於。君。子。之。道。何。有。不。實。心。造。語。虛。慥。慥。字。領。上。慎。字。之。意。而。不。字。乃。夫。子。自。勉。期。望。之。詞。若。謂。君。子。之。人。體。體。便。涉。贊。美。多。不。於。自。叙。之。意。有。礙。

全直此章首節為綱。下三節詳而明之。末節結而此。通篇重位字。而本節身字亦重。蓋身之所居為位。不特無得失二境。但反求諸身。要於身之無失耳。

素位。子思以素位。明庸。曰。聖賢。同。正。要在。身。世。中。庸。健。見。在。之。身。世。即。素。也。君子。只。據。見。在。所。居。之。位。直。任。自。勉。為。本。分。內。所。當。為。其。道。自。不。易。焉。自。不。暇。及。乎。外。耳。素。位。之。行。何。如。富。貴。素。則。行。富。貴。所。當。行。之。道。而。善。善。天下。貧。賤。素。則。行。貧。賤。所。當。行。之。道。而。獨。善。其。身。夷。狄。素。則。行。夷。狄。所。當。行。之。道。而。信。篤。故。忠。雅。台。素。則。行。忠。雅。所。當。行。之。道。而。文。明。泰。順。隨。其。入。富。貴。人。貧。賤。

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子思弟友四字也。道不遠人。凡已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訕。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已。則道是也。

入夷狄。患難無所不至。於吾心。何所入。而不澤在已之素乎。惟自得。故在上位。則下交不諱。而不凌也。以邪禮。在下位。則上交不諱。而不援也。以邪禮。他如端。正。正。完。全。不。已。並。不。檢。已。外。存。一。毫。求。陵。求。援。之。心。此。等。物。欲。盡。泯。計。較。欲。也。私。又。何。怨。對。是。以上。焉。求。於。天。何。曾。怨。天。有。限。於。我。之。求。而。又。何。尤。於。人也。此。之。謂。自得。而。無。怨。惟。無。怨。故。隨。其所。遇。皆。居。心。於。平。易。之。地。而。居。今日。之。易。耶。安。今日。之。命。若。若。小。人。機。械。變。詐。每。行。子。陰。阻。傾。危。之。事。以。激。其。所。不當。得。惟。君子。以。易。為。居。身。之。鵠。故。轉。多。失。亦。終。無。失。夫。子。嘗。曰。君子。困。於。自。備。正。已。每。求。有。能。似。之。者。惟。射。者。之。心。有。似。于。君。子。之。道。何。則。賓。射。失。諸。正。大。射。失。諸。鵠。彼。但。反。求。諸。身。之。志。正。休。在。以。求。每。失。初。不。怨。乎。勝。已。者。故。曰。似。君子。也。言。謂。正。已。每。求。行。素。不。願。外。者。如此。

此聖賢淑世之實學。張侗初曰。太素者。道之始也。性也。速。性則素。位而行。其私念不依本性。則願外矣。性者。入富貴而不溢。入貧賤而不亂。入夷狄患難而不驚。大不能造我。榮枯人不能司我。順逆。躬狀。平易。坦狀。高明。君子。所。為。通。天地。萬。物。為。大。身。者。也。故。曰。及。求。諸。其。自。李。表。一。曰。素。位。之。行。不。難。於。得。意。之。鄉。而。難。於。拂。鬱。不。得。意。之。鄉。據。章。中。所。稱。素。位。自。富。貴。而。外。曰。貧。賤。曰。夷。狄。曰。患。難。曰。不。陵。曰。不。援。曰。不。怨。曰。不。尤。曰。俟。命。曰。以。諸。正。鵠。都是。沒。失。意。處。見。自。澤。如。以。得。意。為。得。則。所。失。者。多。矣。夫。諸。正。鵠。之。失。與。自。得。之。得。字。同。但。應。入。已。得。失。回。字。是。通。篇。骨。子。

全直按此章勿以妻子兄弟為卑。隨父母為高。處亦勿以中和位育增入。泰高。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猶見在也。見在所居之位。而爲其所當爲。無慕乎其外之心也。素。實。行。乎。富。貴。行。乎。貧。賤。行。乎。夷。狄。行。乎。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難。去。聲。此。言。素。其。位。而。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已。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援。平。此。言。不。願。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平。其。外。也。

遠卑爾是一理父母妻子兄弟亦是一體宜妻子和兄弟之外無順父母

之道卑爾之外無行遠登高之道故入執卑爾上用工夫

詩子思以卑爾明道之精同之功只從實地上做起故君子之道即其

日用常行之道譬如行遠只從前之履履行之遠處自有境界迥別之遠在

何如登高只自平實之卑處登之卑處自有地位之絕高在也卑爾是何處

不登崇庭之階而己小雅棠棣之詩曰人與妻子情好既合如鼓瑟琴和之至

也九章既命朕友愛又和樂之矣而不變樂之極也兄弟既合爾自宜爾之室

家妻子以和爾自樂爾之妻與夫子讀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妻子宜兄弟宜

一家和心以事其親則父母之心其順適而愉快矣乎此見也爾即是道也

一夫和心以事其親則父母之心其順適而愉快矣乎此見也爾即是道也

表了凡曰出門一步與行千里同在這路上非聖人一様工夫吾人又一様

工夫也故指出一個自字不是由隨而至遠由卑而至高之說乃是謂行遠

只自隨履行之登高只自卑處登之也徐自慎曰下文宜妻子和兄弟順父

母只是言順履卑處而不及高遠正謂即此是適即此是行遠即此是卑

即此便是登高故不必另補高遠意在淺處據妻子兄弟父母言之

全直沈無回曰夫子滿眼見大地之間莫非鬼神也故開口贊他其盛乎而

微之以誠不可揜也贊其顯也豈惟此哉中庸一書都說顯與微知曰中庸

為隱性而作也子不語神而何以言鬼神也出為德二字便見不遠於物矣

誠之中方以孝曰依性良能功用上認取其德

鬼神子思引夫子論鬼神以明道之序曰凡二氣之行天地間其伸伸往來

者鬼神也而鬼神往來之氣妙妙是鬼神之為德蓋宇宙間皆其游漫布護

其甚盛矣夫蓋至而伸而盛即此而歸亦盛也○何以見其盛凡物可見聞便

局迹而可遠鬼神動靜圓融之妙藏於空形莫察其視而何見欽於空殺莫

其明而何聞正此非有也即無即有之妙也及天下万物皆陰陽氣勢之

體皆自始有物之至物之終氣也○補註鬼神則鬼神之神之盛也○試現祭

祀之時鬼神何嘗使人敬但人心聚於祭鬼神則使天下之人齊明其其

內盛服一且外以奉承乎祭祀焉此時鬼神靈靈之神洋洋乎流動充滿

如在其上皆鬼神如在左右皆鬼神神是人心自能呈露如亦在物

不遠之沙也○雅詩曰言其盛矣詩言其盛也○鬼神亦不至在此在

彼且不可測而測度則可射而不敬乎此亦洋○如在焉不可射以承其不
可度者也○夫不見不聞微矣而物不遠又顯而不可揜者神也○鬼神
一真成也惟一真不可磨滅○滂○有此不見不聞之物之理於其中自有
靈如活動然體物而顯之不可揜如此夫至誠莫如鬼神至顯莫如鬼神則
鬼神亦道之庸也○何隱之索
自天地陰陽氣注在人心心即鬼神也德即鬼神性未之妙也盛者謂
宇宙間皆其游漫布護其為德人心心之心所以為之者成也視弗
見听弗聞此吾心之視听之形聽於空殺者也此希微之境而靈氣不露人
心之鬼神所默然即在此處有以妙万物之體而不可遺齊明盛服正人
謂於事

微幸 易去聲○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
俟命不願乎外也微末也幸謂所不當

得者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及求諸
其 正音征鵠工毒反○畫布曰正棲皮曰

其 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
之言以結
上文之意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首首
無子曰字者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
自 辟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
和 樂且耽宜爾室樂爾妻琴 好去聲耽詩
樂音洛○詩小雅棠棣之篇鼓瑟琴
和也禽亦合也耽亦樂也琴子孫也 子曰父

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
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
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為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
地之功用而造
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一氣之良能也思
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
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及而歸者見
為鬼其實一物而已為德猶言性情功效而
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
顯隱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是
其為物之體而物之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
猶易所
謂於事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

洋

東陽許氏
曰是謂香
曰是謂香
曰是謂香
曰是謂香
曰是謂香
曰是謂香
曰是謂香
曰是謂香
曰是謂香
曰是謂香

心之不遺鬼神也而洋洋如在則鬼神之不遺人心也須知方齊明而於
時此是此心矣亦使即是此妙境而去非曰因祭而感格之謂也此即自祭
祀時言引詩則祭而推言至一息之非神年一息之可忍不可度者心
之神不測也不可射者見常以抹以齊明之心也此可見非鬼神之心非
誠至鬼神而能顯所以為德之盛之中則包藏許多變化不測之一
太極靈理故曰誠之不可揜也蓋鬼神物若不誠則何見得體物
之妙則鬼神之神乃人心亦合陰陽之德而鬼神之神之靈乃人心之
妙用時則顯于天地之間者也鬼神的屬人心意人心與天地通亦不外
此陰陽之氣也此意純就人心上說鬼神亦可矣

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齊側皆反齊
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動
克備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
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
發揚于上為昭明君高樓愴此百物之精也
神之著也
正謂此爾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躬
思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數詩大雅抑之
篇格來也矧况也射厭也言厭忌而不敬
也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夫音扶
語辭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誠者
直實無妄之謂陰陽令散無非
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
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
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小

其材質可厚而篤厚之故物之植本完固而裁者受降天之化育自賦氣至
滋息若或培之若本根先撥而傾者承受不得若任其自覆而已天何心哉
物既如此君子可知嘉樂之詩曰可嘉可樂之君子有由中達外顯之令德
既恬胃下民又昭臨有德足以受祿于天故天既保愛之佑助之命為君師
又自天申重之而保佑不已天何心哉故雍有聖人之大德正物之裁而君
子之嘉樂者自必受天保佑之命蓋靈實有以受之也以事天者事親以事天
者事親孝豈不夫

大而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
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與平声
思陳胡公之屬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
名必得其壽舜年百有十歲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
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也栽植也篤厚
至而滋息為培氣
反而遊散則覆
詩曰嘉樂君子靈靈令德
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詩
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故大德者必受命
嘉德當依詩作顯申重也

祭之大萃相對
全直牛春字曰前即不付以公作投起個字述為武周張本故下兩即一個言
也全章主意重武周納述以昭述玉皇愛故下章承承言武周為建孝以與
祭之大萃相對
全章主意重武周納述以昭述玉皇愛故下章承承言武周為建孝以與
祭之大萃相對
全章主意重武周納述以昭述玉皇愛故下章承承言武周為建孝以與
祭之大萃相對
全章主意重武周納述以昭述玉皇愛故下章承承言武周為建孝以與

不居也。即夏也。若三皇前無所承。後無所繼者。其惟文王矣乎。蓋其德足以家
統。能以王季明類。居君之賢。為之。交。德。足以垂範。能以武昭明。敬義之。聖。為之。
子。惟。能以之。為。父。則。王。季。精。功。累。仁。造。周。家。之。基。業。在。文。王。必。有。亦。以。亦。之。若。
惟。能。以。之。為。子。則。武。王。繼。志。述。事。集。周。家。之。大。統。在。文。王。必。有。亦。以。亦。之。若。
文。王。能。及。遠。而。以。全。憂。也。以。述。著。之。事。言。之。周。先。世。何。德。何。能。以。之。若。惟。
武。王。能。及。遠。而。以。全。憂。也。以。述。著。之。事。言。之。周。先。世。何。德。何。能。以。之。若。惟。
何。村。忠。賢。盛。武。王。於。是。一。身。戎。衣。以。伐。付。而。天。下。遂。大。定。夫。以。臣。伐。君。武。王。精。
有。頭。名。而。此。失。狀。應。天。順。人。之。不。人。皆。傳。其。無。利。心。心。卒。不。失。奮。亦。天。
下。之。頭。名。而。此。失。狀。應。天。順。人。之。不。人。皆。傳。其。無。利。心。心。卒。不。失。奮。亦。天。
元。富。有。四。海。之。內。宗。雷。祀。以。王。禮。而。聖。其。明。禮。子。孫。傳。世。八。百。而。保。其。其。業。凡。
此。皆。武。王。之。功。也。

言。不。指。謂。不。指。心。也。虛。心。而。應。之。以。事。而。為。乃。矣。況。之。五。衣。亦。非。
其。德。以。之。為。父。也。亦。非。以。德。以。之。為。子。也。亦。非。以。德。以。之。為。子。也。亦。非。
必。不。可。在。王。業。上。說。諸。者。相。傳。心。意。諸。者。相。傳。心。意。諸。者。相。傳。心。意。諸。者。相。傳。
付。惡。不。快。不。得。已。而。伐。付。耳。不。可。一。戎。衣。為。謝。諸。之。一。字。見。成。功。之。德。
不。夫。向。是。涼。其。非。富。天。下。尊。享。享。保。是。化。國。為。天。下。要。保。保。與。保。與。
周。公。而。要。以。成。武。王。之。德。則。又。深。在。顯。顯。周。公。高。武。王。休。文。王。服。事。之。
即。到。不。得。已。而。受。命。華。南。年。已。矣。凡。一。應。禮。制。有。不。及。為。若。周。公。乃。續。三。后。
而。大。主。之。情。而。制。為。典。禮。以。成。其。所。成。之。德。意。如。古。公。季。康。王。述。亦。由。也。

受命者受天
命為天子也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
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
而其所以然者則為體
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

王為子父作之事迹之

此言文王之事實言
王季其勤王家蓋其
所作亦積功

武王繼大王王季之緒
累仁之事也

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

為天

王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大音
同○此言武王之事繼也大王王季之父
也書云天王肇基王迹詩云至干大王實始

則推文武之意而追古公曰太王追季歷曰王季祖緝以上至后稷王業之所
自也則推太王王季之意而以天子之禮祀之九獻八偷雖不及以王號加而
亦得以王禮祭焉厥孝親親於人心而同時之德斯也意制為禮法以達乎諸
侯大夫及士庶人皆得隨念自及父為三命大夫子為一命之士則祭國以
大夫之禮而祭則以士之禮如父為一命之士子為三命大夫則祭國以士之
禮而祭則以大夫之禮蓋祭禮其尊使死者安分而祭禮其祿使生者怡情也
又制為喪服之禮如伯叔昆弟期年之喪則不自庶人上達大夫猶通行之天
子諸侯則分以貴賤而不行若若三年之喪則不自庶人上達天子皆通行
之何也三年之喪父母之喪也初無貴賤之別一而已矣孝心上下融徹禮制
上下通行周公之所以成文武者如此父子於相之間一中庸之道而已矣
未受命見其不急於伐商無利天下之意重成文武之德一也追王三句成
其以孝事先人之德也斯禮也至末成其以孝治天下之德也達乎諸侯祭
只早欲其意而後分以自及也德即心也並不曰心而曰德誠與誠之性上
則尊親之孝錫類之仁皆天理人情之極至故曰德父為大夫八句是達
用死者之壽所以安死者之心祭用生者之祿所以及生者之情不重禮重
祭期之喪以下至喪服之禮達乎大夫而止親不敵貴也
金言達孝全在所以禮上論此等事之善者在於志上善述出來蓋敬或有而
而志則無不通也朕其制祭禮也樂皆聖事之所也若而和是作若玉而
鄭所親之志以行其家於至末則又喪事天之事與爭先之事並言見禮制

剪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
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武王末受
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
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
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
為天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
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
賤一也追王之王去聲○此言周公之事未
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祖緝以上至后稷也上
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
及於無窮也制為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
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

之全又由明此乃治國之端見其志事之無所不達也

達此引夫子論武周達孝以明道之庸曰武王為君周公為相惟其發皆中節之故其孝亦為天下之達道達乎天下古今皆通行矣乎夫亦能於其所以事本而志可以曲伸故必依先人今日時勢之志諒其區畫必極如而安曲休量以中昭合惟善往而曲依其故為之志斯能善述而旁通其必為之

事也之善也武周之達孝以此武王以孝居天下周公以孝相天下其所以孝皆本於治國之意行出乘的而等通達不掩上二善字全在達上見其善若周先人有是事而述之則其述不善以善後人之志以行先人之事也善述事文只是以今日之時勢而諒先人今日在天之靈方其善述志以善述事也則其志則其神曲依其神斯能旁通其志故能述志事決非時說而平之論必云善述人之志以善述人之事者也

其祖廟以棲神使嚴潔也陳其先世所崇之宗常示敬守也先世所遺之衣裳祭即設之以授尸使神有所依也時所食之物則薦之使神有所享其神之數有如此以斯時也又有宗廟則列之祀凡子孫孫位位次不得混亂此何以式所以由生者之孰為昭不泯於穆孰為穆不泯於昭也異姓助祭而序公卿大夫之爵者所以辨其孰貴孰賤使升階跪跪各有等級也同姓異姓執事而序宗祝有司之事皆所以因於授任而辨其貴之說後者皆執事也也也

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

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

衣薦其時食士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

而兄弟與眾相酌飲福酒以均神惠少者各為其長舉解所以遠及幼賤使得其飲亦不泯其後獲稍長之良也祭畢而誼同姓分賜分賜各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坐次者所以序年齒使老者亦深伸其尊也此皆依先人心述其事也

春秋二節都夏武周繼其志以行之上節是事神禮下節是待下周而待下也周亦所以為事神之讓不可兩平亦不必以上為時祭下為拾祀亦不必以上為禮下為義須渾融一直接序昭穆以生者言昭光也取昭而意穆也取穆而意昭也昭穆光也為義而意穆也故以恭穆敬水為義而子孫皆去與眾亦依此立也辨賢不賢辨賢之大小只重賢上音來辨子亦不重昭祭方擇人只重人之賢因序而辨賢之大小只重賢上音來以禮飲此為更酌以飲賓亦如此而飲主曰酌于聖眾賓眾兄弟皆如此酌曰衆用酌共舉禮以供長者之接則各子弟也故曰下為上燕毛別長幼昭穆各有長幼幼不論昭穆已論毛髮也

| | | | |
|----|----|----|----|
| 昭州 | 昭州 | 昭州 | 昭州 |
| 昭州 | 昭州 | 昭州 | 昭州 |
| 昭州 | 昭州 | 昭州 | 昭州 |
| 昭州 | 昭州 | 昭州 | 昭州 |

昭州 昭州 昭州 昭州
昭州 昭州 昭州 昭州
昭州 昭州 昭州 昭州
昭州 昭州 昭州 昭州

昭州 昭州 昭州 昭州
昭州 昭州 昭州 昭州
昭州 昭州 昭州 昭州
昭州 昭州 昭州 昭州

昭州 昭州 昭州 昭州
昭州 昭州 昭州 昭州
昭州 昭州 昭州 昭州
昭州 昭州 昭州 昭州

昭州 昭州 昭州 昭州
昭州 昭州 昭州 昭州
昭州 昭州 昭州 昭州
昭州 昭州 昭州 昭州

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

也旅酬也為上所以遠賤也燕毛所以序齒

也昭如字為去聲○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

兄弟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執事也旅眾也酬

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解於其長而眾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

故速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坐次也齒年

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公如事存孝之至也

由此心之惻然誠來即如諸君。有生之意。一誠在君心。此誠極耳。如君心
 滿腔皆惻然至誠。意自能知。流行隨處各得如滿。一着于地。則
 机自不可得。故為政即首向承上文。道敏政來。皇皇語。而下文提出修
 身二字。是推言立政之本。乃通意。綱領三句。一氣貫下。倒置在仁字上。朕道
 之仁。亦非二件。臨即所以綱維此身。若仁。即所以貫通此道。道即五達道
 之通。仁即三達德之仁。袁了。凡曰取人。以躬不。但君不明。全以知人。縱知其
 為賢。而身不正。亦未有用之者。當有感。之。在
 仁。蓋欲仁。施于人。非仁。具于人。亦非仁。乃人之理。親乃。人躬之所能。出。則
 心道之。而由。始。故。大。義。之。心。之。制。宜。若。以。賢。最。所。當。尊。以。賢。最。所。當。尊。以。賢。最。所。當。尊。
 先。無。不。宜。故。為。大。親。有。陰。殺。不。同。尊。賢。有。非。級。不。一。則。是。天。秩。之。禮。而。即。朕
 生。成。的。心。到。此。此。不。容。一。毫。差。謬。也。此。人。身。之。當。務。也。合。而。觀。之。身。者。取。人。立
 政。之。本。也。故。君。子。欲。借。理。庶。務。而。鼓。舞。眾。僚。不。可。以。不。脩。身。也。誰。能。自。親。之。自
 也。故。思。脩。身。則。當。致。其。身。之。所。自。出。而。不。可。以。不。事。親。也。仁。親。必。兼。尊。賢。故。思。事
 親。則。宜。知。其。為。賢。而。尊。之。賢。以。濟。明。親。之。禮。而。又。不。可。以。不。知。人。親。之。親。
 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思。知。人。為。事。親。助。者。則。必。於。天。理。源。頭。處。透。徹。方。能。推
 備。大。小。加。別。輕。重。不。可。以。不。知。天。此。三。者。皆。脩。身。之。先。務。未。有。不。事。親。不。知。人
 不。知。天。而。得。為。脩。身。者。
 親。上。內。包。涵。父。子。兄。弟。夫。婦。如。諸。父。兄。弟。之。倫。故。云。親。尊。尊。也。君。君。臣。臣。朋。友
 如。大。比。群。比。之。差。故。云。等。上。此。論。身。脩。之。理。此。方。責。實。君子。身上。正。始。處

賢之等禮所生也。殺去聲。○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
 慈愛之意。深体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
 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在下
 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鄭氏曰此句
 在下誤重在
 此。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
 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
 不知天。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
 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修身不
 可以不事親。欲盡親之之仁。必由尊賢之義。
 故又當知人親之之親。尊賢之等皆天理也。
 故又當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
 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

公著力修身。處當以修身為主。取人。以立。政。故。不。可。不。修。身。脩。身。在。居。親
 親。之。仁。故。不。可。不。事。親。此。仁。以。事。親。乃。人。道。之。當。務。故。曰。仁。者。心。也。此。以。以
 不。可。不。知。人。此。人。道。乃。原。從。天。道。來。此。以。不。可。不。知。天。此。人。字。即。指。人。之
 道。也。此。天。字。即。指。天。之。道。也。知。天。道。亦。能。及。乎。人。道。以。濟。即。下。文。論。誠。身
 而。推。究。于。人。道。天。道。之。說。此。知。人。知。天。與。下。天。道。人。道。合。存。之
 達。道。試。舉。脩。身。之。事。而。俗。言。之。權。道。之。凡。其。以。天。下。為。通。合。者。有。五。而。所。以。行
 之。者。非。有。三。者。不。易。之。經。必。不。能。舉。為。高。共。由。之。路。如。相。臨。為。君。臣。相。親。為
 父。子。相。匹。為。夫。婦。相。序。為。昆。弟。相。與。而。為。朋。友。之。交。也。人。有。此。身。定。有。此。五。者
 无。在。者。不。成。人。道。自。古。及。今。天。下。人。所。共。由。之。路。豈。不。是。天。下。之。達。道。心。之
 明。察。以。知。此。道。曰。智。至。公。以。依。此。道。曰。仁。剛。健。以。強。此。道。曰。義。此。三。者。是。天。下
 之。性。孩。提。此。知。能。辨。精。而。後。亦。此。知。能。不。祇。自。古。及。今。天。下。人。所。同。得。之。理
 豈。不。是。天。下。之。達。德。而。達。道。之。所。以。行。雖。有。三。者。究。竟。只。是。一。即。處。處。之。精
 一。道。道。之。一。貫。有。此。一。而。三。者。皆。實。德。德。為。道。行。美。
 君。臣。等。句。勿。混。入。親。義。序。別。信。只。空。心。揣。出。有。君。臣。必。有。所以。為。君。臣。等。意
 見。外。外。至。道。而。修。身。必。以。道。也。所以。行。之。者。一。即。下。知。之。一。成。功。一。一。字
 益。至。道。而。修。身。必。以。道。也。所以。行。之。者。一。即。下。知。之。一。成。功。一。一。字
 仁。下。一。是。處。處。亦。知。
 或。生。惟。行。之。者。一。即。生。意。推。其。所。究。竟。則。同。以。知。道。言。之。或。有。生。來。夫。性。聰。明
 不。世。世。空。空。自。欺。知。此。達。道。者。或。遠。背。討論。案。以。復。不。至。之。休。朕。後。知。此。達。道

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知去聲。○達道者天下
 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
 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
 此也。仁所以禮也。勇所以強也。此也。謂之達
 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
 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
 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
 是誠實。此三者之外。更別無誠。或生
 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
 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強而行之
 及其成功一也。強上聲。○知之者之所知
 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

者又有困心衡慮... 其行進道者或有深知篤好... 其行進道者或有深知篤好...

此言以德行道若始與終同... 則此而卒知與困知亦知到此故曰知之...

好聖頑固勉終之成德則同... 則此則好時之心以成德則同...

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 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

平仁知恥近乎勇... 子曰二空衍文好近乎知...

黃見初曰曰好曰力曰知... 夏九範曰三近字以其漸進而名之...

何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躬... 則此則敬睦宗族以親之大巨論道經邦...

此九經之目不重序上大臣... 故言休求其所欲若或傷之曰子以道而招集...

不傷曰懷... 道立而此入道何政不敏者能修身則備其身為...

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 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 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

遠人也懷諸侯也... 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舊旅者也...

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 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

九效忠其報禮于我也重于庶民則感激如算君親上而樂于從事來百工則執業者成器利用而財用充足遠人柔之則即心焉如德是心竭如不待辭其稱也若庶民之則德者運然有不怒之威而懷德者憐如朕恐自外於聖人之化也聖人通之所以故政也

此節以道立至上下皆從此而言之正是人通敏政也不必作效看道即五季通以此偷即以此也至至兩層不惑不專意捧明有通尊賢念頭德雖念理上自朕洞徹至能以平素言不眩疑君之敬而心乎神解上泝矣以臨事言報禮不足報君之禮君此有盡其報禮之所由重也功不是百姓自功乃心悅誠服不識不知也凡百工做出器其備之財皆資於國用百工求利百技集而百物成故財用足不必洗到通功勇事如是宗有無國用民亦可用也財守不期而自備

奇則而身何以修德何以尊親何以親焉而齊明以湛一心休外而感服以整肅儀容自念慮之動以至出入起居履履施令之動皆以天朕自有之祀而非禮不動人但知通立為備而不知此正所以立其德而置身于純物之條者也去遠抑遠女也賤財貨而心貴於德人但知尊之能不惑而不知德心任賢正所以勸賢者樂為用也尊其位以貴之重其祿以富之同其好惡以休愛之入但知親之不我怨而不知此正所以勸親之我親益思為國家衛也夫且不親細事必感設官屬足任其使令之役人但知臨事之不眩而不知此正所以勸大且使得以從容而論道也徒視不足以為忠信以結其心而及者

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群臣備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于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已而可為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齊明盛服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齊明盛服

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歛並去聲既許氣反稟彼錦力錦二反爾謂官屬眾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

以資其養人但知士報禮之重而不知此正所以勸士之感激恩遇而天心動國也時使而不吝其力薄斂而不其財既遂其欲選欲富之情則百姓之樂趨事其輸將非自勸也此正所以勸之也吾每月督察之又每月考校之以稽其勤勸孰惰又回功而給以既重必稱其事之勞逸則激勵有方百工之勤者膏肓有亦奮非自勸也此正所以勸之也授符節以送其往重委積而迎其來固能授任以嘉其善不責其不堪而於其不能則往來咸受其安賢愚受其顧遠人非自歸心也此正所以柔之使歸心也固存而人亡者取旁枝以繼之入存而國廢者復其故土以封之亂者治之使全國上下相安危者待之使隣國大小相恤朝有朝而聘有節不至勞其力我燕賜厚而彼納貢薄不至匱其財俾享茅土之安受使渥之典賦諸侯之不敢負德非自畏也此正所以懷之而德自生感也皆九經之事文武所以通天下為一身者此耳

齊莊明學心休上戒懼工夫也即是心持氣體之禮肅服則動求中乎禮而非禮勿動正是舉一躬範於天秩天敘之內禮以斯能運正而所云知天知人入德行通權善固執學問思辨皆以此察此亦明之心休耳貴德若心分於色貨則不專而昏者去矣心專故賢者與居其國九族而願望不過富貴不拂其情吾推其心以敬睦即所以勸之也朕亦不低以事官盛任使虛心委係故以道垂君者以自及忠信重祿一事君所必者非祿也必薄忠信而重祿非徒禮遇之文時使則以樂天時盡地利而所收者廣歛之薄則民皆殷富而愈勸矣既生德稟給食必與事神有功不可言功不

疾不徐而恰中乎天道之聖人全假托人為者也誠之者知何人乃於方善
頭中操操其至精者則將此善存於心永久不失是聖人以合天之德心
者也

誠者天之道是誠人身指出本原不啻駭怪者言但理附于氣不見為形氣
所獲故有待於善友以復其初此正應上不可不知天知人意蓋知得此是
天而誠非而乃人所當為者則明善誠身為容已也赤子之心不慮而知不
學而能此天之誠也即不慮不勉之真體也聖人不煩思勉而誠容中直從
然赤子之初故為天通人皆由赤子則人比與聖人之心操善固執乃
思以思復頭之不思勉以勉復頭之勉也求合乎赤子非求合乎聖人
也人通即求天通所謂知之成以也

博學善問以擇其何以為學必博狀後有以聚天下之見聞而周知事物之
理則必審狀後有以訂其所學之疑思必慎狀後有以精研其學問之所涉而
自深於心辨必明狀後有以別其是非與妄於毫厘疑似之間而不至於差謬
如則而能行矣又加以敦篤行之則天理不為心勢而奪而此學問思辨之亦
深者皆存以成其美矣○此誠之七功也可為己式不學徒未見不能學然
後知不能有一未理全通時其心未肯措也非同徒未見不知問然後知不知
有一未及解疑誠其心未肯措也思必求其深有一未全悟通誠其心未肯措
必求其明有一未剖析不差心未肯措行必求其篤有一未踐履篤誠其心未肯
措推此弗措之心遇道理有易於知人以一分而能已則百信以求其能遇道

理雖令知人以十分而能已則十倍以求其能誠必欲求能而後已操執若
不當如也非心夫之木也原聖明強非真意素也果能弗措弗措而加百倍
力正聖磨礪見明操作見強之效此是明矣即此是強矣天下豈有忠見忠
力知此而不謂之明強者乎到此則生知安行者亦不過如此故曰及其成
功一也人道在而可以敬改矣

本來之善問於物物故須用字向思辨以求之此即在日用行中上擇善而
行於所行之不為畢竟非真明強故學必博問必審思必慎辨必明嘗啟學
不放過也此者實矣不放過也此者實矣行於所行之隨地隨處實加誠學問
思辨也五之字指誠之者之字皆在達道上用功此所謂擇善固執明善誠
身也君子之學有不必學不可學者故曰前弗學弗措弗措必求其能百倍
其功算不得工夫貪不得懶惰必要其成而後已此困勉之事何等與暇焉
哀公問大路也一与十是一分十分不是一倍十倍蓋我倍於人方是倍一
十百倍以道術難易深淺之別耳明強不惑一處虛狀知果之心就是明奮
知結果之念就是強到此身倫人存而文武之政即舉與

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
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
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
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
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
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
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
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
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
之明辨之篤行之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
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
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有弗學學
之弗能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
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
措也有弗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
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 果能此道莫難必
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明善誠身
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
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
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
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
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
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
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
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
所能變是果於自
棄其為不仁甚矣

國公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薄說謂聖人之誠也。即生明而賢人之明也。亦可至於誠則上則急下則字。後矣。時說以作誠明一理。如禮家之所謂實慧。誠之義。又謂誠也。聖人起亦其說。未免混人只說聖人之誠中。即明也。不物內。非即不思。亦賢人之明中。即誠也。明善。內非即誠。亦非不脫理一之旨。亦不見兩端之義。不性。不思言天道。曰性。分善。亦非性誠之至。便。性之全。為誠。亦合下賦界之實理。完。全。無。少。障。礙。每。少。分。缺。空。不。能。及。其。性。也。及。而。地。地。而。物。皆。是。矣。此時。豈。想。其。性。中。之。應。微。便。能。遂。民。享。生。正。德。之。性。耶。不。使。及。心。之。性。便。能。遂。物。生。長。收。藏。之。性。夫。天。地。能。付。人。物。以。性。不。能。使。各。及。其。性。至。誠。及。人。不。物。不。特。化。育。所。不。及。而。我。贊。助。之。抑。先。意。而。承。隨。事。而。效。方。是。贊。化。育。既。可。以。贊。化。育。便。有。天。地。不。可。至。聖。人。而。可。與。天。地。並。立。為。三。矣。不。性。至。參。天。地。也。是。謂。性。分。善。亦。之。謂。天。道。

張。洞。初。曰。何。謂。至。聖。至。真。至。也。何。謂。至。天。地。而。物。為。一。誠。也。誠。則。性。也。誠。至。而。性。澤。必。全。矣。亦。何。不。至。王。陽。明。曰。性。在。心。而。物。之。性。上。也。誠。則。物。人。物。與。性。可。而。然。也。非。由。人。物。身。上。不。也。至。彭。山。曰。性。中。所。具。是。仁。義。禮。智。之。實。理。比。感。物。而。動。之。各。條。其。當。所。謂。萬。物。皆。備。於。我。也。若。人。物。之。性。在。人。物。身。上。我。如。何。與。他。人。隔。蓋。天。地。而。物。皆。性。中。之。法。象。也。性。既。在。便。隨。氣。不。貫。氣。不。流。而。人。物。之。性。至。不。美。澤。之。滋。於。一。直。至。矣。天。地。也。水。知。明。也。當。之。說。也。孫。准。海。曰。與。天。地。參。人。而。說。與。天。地。為。一。不。知。象。象。是。不。可。

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包費隱。康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日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日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為衍文也。傳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如此。

或子思所補也。故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若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

相。至。意。只。將。贊。化。育。說。詳。重。便。是。天。地。都。少。我。不。得。衷。九。曰。天。地。人。原。為。三。而。此。曰。與。天。地。參。不。獨。說。人。能。及。道。亦。連。天。地。也。道。說。

其。誠。于。思。明。人。道。也。至。誠。及。性。之。功。用。固。凡。人。物。而。誠。於。贊。矣。其。以。未。及。於。至。誠。者。亦。一。念。之。萌。凡。之。發。見。所。謂。曲。也。必。因。其。曲。而。推。致。之。尋。其。端。緒。窮。其。究竟。使。使。知。之。微。慎。之。考。致。中。和。之。量。遠。端。之。細。引。之。取。察。上。下。之。能。曲。者。其。能。有。誠。乎。誠。則。有。顯。著。即。有。萌。芽。而。形。與。形。則。不。能。不。宣。露。而。著。而。與。華。因。以。顯。著。則。不。能。不。發。越。而。明。而。光。輝。因。以。沸。騰。明。則。自。能。動。物。而。有。感。必。應。動。則。自。能。發。華。而。與。世。推。至。於。變。之。極。而。化。人。我。於。而。忘。故。色。不。返。其。誠。當。然。不。耀。其。神。而。還。視。向。而。為。善。為。明。若。此。歸。之。不。著。之。文。為。動。為。善。若。此。庸。之。不。動。之。變。則。亦。是。天。下。之。至。誠。乃。能。及。人。物。而。參。天。下。于。化。何。其。於。之。不。至。誠。乎。

此。章。之。上。下。在。於。曲。上。曲。條。條。即。中。條。條。即。性。條。條。即。誠。條。條。也。隱。微。處。微。如。謂。之。曲。不。睹。不。聞。大。命。之。性。條。條。其。曲。而。曲。固。能。有。其。誠。言。誠。而。化。在。也。其。曲。乃。誠。微。密。其。端。誠。至。故。形。如。恨。心。生。色。若。乃。誠。之。顯。然。宣。若。誠。充。故。著。如。生。色。者。日。華。發。外。者。日。盛。明。者。光。輝。發。越。之。盛。誠。通。故。明。如。暢。於。四。肢。發。于。事。業。紛。紛。於。感。動。他。愛。民。曰。改。其。舊。德。未。句。即。是。誠。致。曲。若。言。也。不。是。個。至。誠。也。能。如。此。不。必。別。引。一。個。至。誠。來。比。較。回。正。言。至。天。人。之。異。非。別。言。天。地。也。

前。知。子。思。明。天。道。曰。至。誠。誠。非。有。德。只。一。和。不。若。使。至。誠。之。端。其。端。可。以。前。事。而。知。未。來。之。兆。餘。旅。而。挽。回。一。然。所。以。知。者。知。以。理。理。彼。因。家。將。與。未。必。必。有。禎。祥。以。兆。其。終。如。景。星。慶。國。家。將。亡。未。亡。必。有。好。聲。以。兆。其。亡。如。山。崩。川。

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第二十一章 思承上章天子天

人道之意而言也。自此以下十

二章皆思之言。及覆權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

湯又或見乎齊魯之筮下而有吉有凶雖鬼神亦不能知或動乎四體之威儀而有所見乎誰已亦不自知凡此皆禍福將至動感甚微至誠收其微千福之將至而為善必先事知之而幹旋有過於禍之將至而為不善必先事知之而挽回有方即此見至誠心上本來之天理自具一神明至誠即神也此誠明之

乎天道也
頃味其直字至誠之道天道之至也亦人道之至也天道人道之至則於三
者之內何理不洞何真不燭故說可以前知則知者知其理耳況理上之善
不善之成誠必先知之且若外理而言知則是以術教而求知之以至
誠之道至誠知也亦是至誠於天地之內一端事將必必有積善將止
必有其能知天地之精所露也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此聖人之精所
通也至言二句有不待祥妖之出而知與亡也不待善惡之身而知吉凶也
不待四體之動而知得失也先知是性智之知非至誠以心度其善不善也
惡必之於此心存善無不善之幸也且聖人曰凡我皆鬼神而為也聖人不
唯我而能為我與鬼神同力故曰如神如鬼非神相此也言至誠
之心已具有神明吉凶禍福不中言造化而為聖心用也
全直張同初曰自成自道只在成物一成何以故性至二故誠之所以自成自
道即物之所以成始成終同一天命之性而成就於成物是成已完滿
處故曰時措之宜時者德性中成物妙用也
自成子思明人道曰理一也存之為心誠之誠者此誠方成其人且誠乃人

之所以自成非外鑠也循是誠而行澤之德而道乃人之自踐形自足性所當
有道至可憐也何也天下止此實理物之微頭徹尾都要此誠物有終存始
而誠則始徹終必有誠方有物不然德氣物雜有物亦空虛如全有是故君
子必用操執致曲工夫真力在誠極處自道而完自道而後已也言誠便能
自成非誠者非徒自成一已而已也止在已而用力所以成物便即此而
在也夫已原全体是仁成澤天地万物之已便耳目肝膽皆真誠流注不是
仁說此真已性全之內便合万物為一休區區濕氣便是覺靈濕精豈不是智
曰仁曰知乃吾固有之德也智不出仁內乃合外之德而為內之本體之道
也既合外內故時措之成已即是成物經論參贊豈不詳其宜也夫誠以自
成乃成物此亦明誠之事人道也

此節言天以終始為物之理理誠為我性而我性理乃成其為人言外有
非誠則無以成之意成言性勿蕪其誠既是我所賴以自成則率我本真
以完我本性正非當自行望容外後之次節正發上自成自道之意言物
之德非誠莫非誠之理為分不誠者至至物是無誠即有物至誠則至物而
則誠與自成是以君子貴於誠必要行此道而完此誠以自成也物不自成
心已分乘天地太汗亦勿忘措事太虛不是物不自始誠為之始物不自終
誠為之終之誠如此誠方見誠誠為自成之末節承誠之為貴便是成已誠
物成一理誠成則俱成何也以誠成已則存心誠全之內即存心誠通之
智其原頭性體不以外內間隔成已中指出來自宜於物而能成之也

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天下至誠謂聖人
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
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
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
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
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
與天地並立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右第二十二章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
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
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
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
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

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
人能舉其性之全体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
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
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
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
至誠之效亦不異於聖人矣

右第二十三章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
家將凶必有妖孽見乎龜動乎四體禍福
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先知之故至誠如
神見音現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
謂善所以益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
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
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

不見其量。收河海之流，不見其涖。以至万物皆地載之。為地之生物，何可測也。然天地間惟山水為至。大今天山指一短言，一泰小石之多，亦足見山及觀其廣大之全體，則草木生于斯，禽獸居于斯，至之可藏如兔窟之玉，與於斯焉。今天水指一短言，一草一木之多，亦足以見水及觀其全體，則大而龍龜，小而魚鱗，屬屬亦介於斯，生于斯，凡地球海錯之貨，可謂其味者皆直於斯焉。夫山水之生物，不測就非天地之生物，不測即觀天地則知至誠矣。貳字與二字不同，彼二字是數目字，此貳字是輕重詞。貳乃惟一之意，只就氣化流行地之實理，渾成更無支離，故曰不貳，不必入陰陽剛柔等語，自相比擬，不測非言生之多不可測，乃言物從不貳生出如之何，可以測其所以與亦就源頭上說，言生之多不可測，乃言物從不貳中別言其對待流行之德，重倫性不重法。案夫即不且說天地生物之盛，只是驗其盛耳。以天地為主，不以山水對說，山水二段，蓋以見天地之大，蓋就中舉一山，又舉一水，具完全倫天地之理，更就山水中隨舉一物，亦莫不備天地之理，橫來見他不可測識，如夫子曰昭，不言少乃言其多，即昭之小，明而極高，極明的都在這裡了。故曰斯昭之多，非積累之說，及其云者，自吾人論其不及者言之，尤曰若論其全體，亦不屬天地山水深則意自明。

以成物也。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天地同用。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此言聖人與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見音現。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此以下復以天地明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固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久也。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今天斯

詩之意，蓋言此人莫測文王之德，所以文觀不顯，德德乃是文王之所以為文也。夫德至不已，是言最上一乘境界。文德惟純而至，二至雖純亦不巳。初至始至終此正文之所以為文之妙，也是純即誠也。不巳即至息也。天德至誠也一而已矣。不顯二字，即首章黃鐘乎微。字文王不顯，亦隱故能克文德之純，後儒改作豈不顯，誤矣。吳國之曰天之為文，文之為大，大都主此也。流至所以字始，入向來不知子思以此證之，誠正純天地聖人之於天而說觀天命，則知天之所以為天，原聖德則知文之所以為文，而所以字謂此人之於天，其原也。至息不巳，便是純亦不巳，引待作証正，以見聖人非小天地，非大聖同天地，而非不測之亦不巳。全首緝大氣聖人之道，望人為聖人之心，後引明哲保身，說見滯人是個聖人之入，方能得聖人之道。大哉，子思明人道曰道原于天，而合于聖人，大哉聖人之道，亦不曰聖人而曰道，惟有道而聖人之品地，地雖不曰道而曰聖人之道，惟有聖人而道之力量始滿，但見洋洋于沫動，充滿洋溢五行之理，有以終生長育于萬物而由成之，凡自天而下，皆能斯道，而充塞道之峻，不上極于天，手復洋洋。中觀其發而峻極之游漫，如何優。子思密周悉而大其其禮儀之制，如射婚喪，朝覲會同，其自有三百其中之感儀，如升降揖讓，還俯仰，其自有三千而三百三千皆道也。道之大如此而行之者，必待至德之人，心休動有大於天地万物者，而

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天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廣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漚，萬物載焉。今天山一羣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天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魚鱉生焉，貨財殖焉。夫音扶，華藏並去声。照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羣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詩云維天之命於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詩云維天之命於

后洋之德，之道行故曰非至德之人，則胸襟狹隘，見粗疎而洋；優之至道，必不能凝念為一，而何以行焉。

焉，即性之通，以其非聖人不能，故以屬之聖人。非就聖人身上說，吳因之曰：若善峻極，是天稟性使然，模三千三百，則性統通條件若把三千三百，合統一理也。就是善峻極的道理，而正形容道之大，處其以大小二字，便得其行耳。禮儀威儀，可作稟性使然如何行得，曰：位天地，育萬物，是行發而峻極之道，錢諸山曰：峻極，是意乃學向大，根基天地之道，不專一則不能直達，不愈聚則不能發散。吾人精神易於奔洩，易於浮動，只是不容密聚，所以與此，此正統緒之本，作育之根，所以待其人而後行者，此也。

德性故君子，節德以道，道者必成慎，恐慎專，吾既受于天之德性，于以全天理之本，而用力必由學，向以究事理之當，狀凡德性中所有者，一理會，而力行之，而德性何以學，為德性本廣大也。必不一毫私意，自蔽而體之，廣而又必理到極精微，地方成其為廣大，德性本高明也。必不一毫私意，自蔽而極心體之，高明又必理到極中極庸，地方成其為高明，德性之良，如若故也。則溫習其所以知，誦誦自有之靈明，而心之由故，而放者，則由同學以日知其所未知，之新使放者，若謝朗德性之，然若著，則則敦培其，而己，其德性，不至泯滅，而禮之深，厚而生者，則由同學，其所未盡，之禮使動，而皆中，其地而厚者，蓋學如是，以為尊德性，乃全如是，以為道，乃所以真德性，德備而道，以

穆也，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於音鳥，乎音呼。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第廿六章 言天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 節而節。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極於至大，而無外也。優優在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

此即說備德工夫，所以成道也。尊德性而道，同學皆是理會德性中細密工夫。德性即天命之性，故當統之，存攝尊之為神明之主，然何以尊之，此中道理非研窮到折見得了，至疑未決，稍有礙礙，必由致知工夫，洗滌萬事万物上區，條理條理，完備學的事，件下廣大高明，敦厚敦實，德性精微中，庸新禮皆道，而學道，而學道，所以尊德性，不可作兩層，至陽明云：致廣大，而盡精微，不精微，正所以致廣大也。他句做此。徐云：德性即天命之性，也尊之，若成慎也，慎也，問學而曰道，由也，謂即學工夫，必專之也。非虛守個戒，與之心也，下四句，俱是由問學，以尊德性之功，夫致知此心之廣大，以納精微，而於心，精微以入，廣大，極路此心之高明，以受中庸，而道中庸，以實高明，而於此心之致物，而不知新，而故若之日，並學窮，敦培此心之厚，念以崇，尚夫天理之即文，而學者之台，則如此，則問學，功到而德性，以全說到，敦厚以崇，禮而明德，是培其心，以德性之念，念公，聖人而制之，三千三百也，以此句，極心上，數句，看亦好。

居上，從德性中，務用者，自不作聰明，不察，意見故上則不驕，下則不倍，自善處其德，而致其權，故治則更與亂則更安，此是德性中，靈光透，露出來，渾身透理，全靈靈，任憑一身，全處，不實，亦不虛，故曰：明明且正，以保其身，保其天，命之身也，不謂德性，人若其，持斯人之謂，身，蓋曰：鑄白此，即其狀，其德，至而道行，可上可下，可治，可亂，在，不保其身，即

道之入於至，待其人而後行。總結上，故曰：局小，而無間也。待其人，而至道，指上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煇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德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涇涇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交則且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

已狀之制作雖極善但其時而年微事微神亦不以信于民不信民將... 位而不尊不尊則不... 有字重愛命聖人乃得有之寡過須... 作之中以見其重民深察... 以人及居宗不敢以意創亦非王者... 作亦極善的一是未敢制作但... 本國故王天下之君子具三重之通... 此徵之為治度民之通為帝... 即三王已生之法不見其差謬... 理以作天地間心然之事不見其... 外我之範圍則有一造化夫何... 之制作則有一建夫何惑是君子... 蓋鬼神效天之灵君子能知大極... 鬼神自是至親不感於後聖者... 子能知心性本體之人而以制作... 自是不感現鬼神則天地可知... 且下一本字最好如植一表在此... 蓋惟有道在可以此而參合於彼... 建天地重有狀意質鬼神重其... 真測意其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為下不倍 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處過矣乎 氏曰三重謂 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上焉者 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雖羸微無微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 葦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 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 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故 君子之道本諸謙微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 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自世 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大指王天下者而言 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

因其華不參絲毫智力格其間便是道化自朕是不悖於天地其因其華... 務幹旋極有以用公冥結測便是不疑於鬼神惟猶曰四句都只以... 蓋人若天地之心思之公百世之上存聖人此心此理向而世之下存... 人此心此理向而世之下存聖人此心此理向而世之下存... 浚各一其時也故下濬不悖不惑不感不淪其理不當論其也知天知... 皆本滋身有下此又在廣鬼神俟後聖上看出耳不必推原說而字... 疑不惑現見得鬼神天之運質諸鬼神而無疑這便是君子之制作洞... 天道如聖人之至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這便是君子之制作洞... 道如深養其功以起下文

動而天知天知人以制作則知身于身過矣是故君子本諸身而措之天下... 若動也本之以萬世之華便世為天下而率由動之而為行則政教之施... 世為天下之法度而佩服如一日動之而為言則誦命之有世為天下之... 準則而欽誦如一日所以至制運靈君子自有其法在素御吾言行皆... 以為准則玉制近游君子自為不惑凡習言言行皆常法常則而不惑蓋... 是而寡過者在天下矣君子之譽亦在天下矣林壑詩曰在彼國則無疾惡... 在此國亦有款射之在皆宜庶民夙夜間得以永終美譽即此現之可見君... 子未有不天知人如此洞鑿純美而結使世法世則有法不惑先有譽于天... 下者也譽不泯之禮而海之登居上不驕之義明矣非人道乎 此節只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一句已決之矣言行特自其動中抽出之意

法則特有其道處抽此言之而遠近二句又特自其天下字內抽出言之法則即此望即是不辭望而不辭又即是世法世則德之是動而世為天下道也遠者悅其德之被故有企慕之思近者習其行之常故有默教之心陳新安曰永終譽要終而不言譽有譽其始而言當看未有二字正是謂其必本諸身若善而後微諸民若信誼耳反言以決之故曰未而登即先之意對不字而言政統氏以述字代

全言前章言聖人之道已備此演以仲尼終之見中庸之道不於仲尼也首節已及仲尼之所以大也此節只是論其大末節只是借天地而及其所以大不述形察贊極之詞

祖述子思以仲尼明天道曰仲尼澤全一天命之性耳以堯舜為道之祖而心源相為祖述其精一執中之道也以文武為道之憲而表章備明之迹其先述郁之盛也任止久速其机甚若順春夏秋冬之序也用舍行藏其亦其亦若因流行坎止之常也惟仲尼一心天地古今之理全不包羅直如地多不持載天無不覆且其所包羅之理隨時而變如四時更錯而日月相代而明者絕不停止故現天地則知仲尼天地中凡飛潛動植之萬物並育於其間而各正性命不相侵害且四時日月之道並運行於天地間錯行代明各循其序不相違悖此俱是小德之散見也散見之物散之道如川之流而脉絡分明然其中有一大主張是德之大者為物之命為道之根敦厚其化而出不窮所以德之小者不悖不害如此也有大德以主宰乎小德此天地之所以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

仲尼祖述堯舜憲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譬勝徒報反○錯猶迭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也此言聖人之德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

大也即是仲尼之所以大也

葛海門曰孔子之道只是箇一以貫之祖述憲章上律下襲皆自其貫處言也而小大合德則指其所貫之原極一也天地之所以為大即仲尼之所以為大故末節特就上文意中抽出個德字而以天地發明之不必將德字推高一層蓋德即是道之經籍處非有兩截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句明是與天地參非以天地之所以為大形容仲尼之所以為大也須辨

全言前章承小德川流說德之散見為萬化處說首三條詳聖德積中於外之說末一條極言聖德所及之遠此下二章皆極贊仲尼

至聖子思承小德川流而言曰惟天下至聖一私不崇心德完全為純聰有真聞明有真見廣而通微智而蔽微蓋不待端居五位而昭著臣民之體已具矣故其妙處寬廣大裕舒後溫和淳厚與順真之以為倘人祥而有容也發奮強強有力剛不屈強堅如真足以裁決胸襟而有執也皆他一事端中不悖正身即所以敬天勤民者已取足于此文有章理有條密詳細察明辨所以審機鑑物者已取足于此即至若至窮其量此心詳細處最周備全體處最廣濶此周備廣濶中又不是一字根添實渾渾莫莫而靜深一元活潑而有本其心體既該括無餘故只因時逐性而出便發實即道心不論自勝如此蓋混濁泉發根也

此節極贊至聖之德之全不必多贊與德為能字要得自自然然下五若而三德俱就心林上說五以字各就上句而極稱其美之以待用常未

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恭足以有容也強顏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別反○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知之德文文章也理溥博淵泉而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溥博淵泉而

見諸施用也仁義禮智皆聰明庸知中而溥博執教於君臨中事每段只重上四字下足以連上讀作一句彭季山曰溥博淵泉亦在用上見德之盛處時出即見上溥博淵泉之意非別為一義溥博淵泉即大德教化意時此是隨感而見心體之負融活潑融和而動至室燥氣阻塞至窮也即小德川流意

如天試其溥博奉萬民天性之德不包羅殆如天。其淵泉奉萬民。淵泉之德不包羅殆如天。淵泉之德見之於德容自有可敬宣之於德言自有可信樹之以德行自有可悅蓋聖心德合人之心正見時出之妙也是以德之流廣即為教名洋溢乎中國即極之至弱亦聖德所施及及舟車所可至之地人力以運舟車者亦可通之而際天所覆地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降之凡有血氣而為人類者同此哀樂喜怒之情即同此尊榮其直繩氣其光之心而敬信悅於夫也即此見聖之心依而明矣障障本乎天同大而不與天相配也亦只完潔暗察五若之靈耳

敬信悅不重民上只重形容時出之妙徐若泉曰聖人至德中涵橫來直去隨處發見凡容貌跡令政事皆此德之流衍也。今春人心所以莫不敬信悅季玉海曰此節是形容溥博不重在數名重在尊親又不重在尊親聖德之可敬信悅者至遠不存溥博洋溢字自聖德天淵中洋溢出來○舟車六句亦非平語舟車亦即是人力所通之地必推而至於天所覆地所載則其字廣矣而日月霜露正要載中妙用此皆天之氣化而運之境矣

之氣化及之聖德亦及之故曰配天
全育此章承大德教化言俱就德之統體於心而說首節言至誠能事出於自
狀次節形容其感未節深贊其妙

至誠此承大德教化也蓋謂宇宙只此天命聖理散則倫聚則性莫不神之于誠惟天下至誠德不穿為絀絀論天下之大徑是曲盡遠道盡率性之道也主天下之大本是敦誠未漢之中完天命之性也性原于天命是天地之化育而知之是中稱誠而天地位万物前也由率性之道而極于天命之性由天命之性而究及于天地化育相通夫天地之為物不貳則生物不貳而天誠之心一不貳也其所為至本以著絀倫者亦不貳也此尚何所倚惟不倚而知天則聖心一天也絀倫倫可以見胞之仁也絀倫自大本之至深則尤見淵其淵而絀倫至本要之知天地之化育則聖心一化育之天浩然矣惟聖心之天本完固則聰明天德運做一塊氣而固隔不固則已自蔽其浩天德不見天地之化育矣又何以理會浩未落之大本而之又何以理會深中節之遠道而絀倫之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夫音扶反○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体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体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
肫其淵淵其淵浩其天
肫之純反○肫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

中庸

時出之溥博周備而廣淵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見於外也

不敬言而民莫不信狂而民莫不說見音現○言其充積極其盛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而發見當其可也

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降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覆去聲隊音墜○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右第三十章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之川流亦天道也

至誠能知天地之化育必固聰明聖知能達天德能知至誠而謂能至誠能知至誠而謂能至誠

全直徐居嶽曰中庸論君子之術而推極於性至命至矣此液自景初發念然言之見下學上達同一机括未有其物只在見聞形而上著工而其乃能應性命洞徹之極者也故劈頭一個箇到在一個箇歸宿一個箇教至身德只是真性命的消息非有二也

在錦子思論下學達天之妙曰聖學工夫自寬心始衛詩云衣錦而必加之以細惡其文之太着欲飲華以就實也故君子為己之道只于隱微處中落備務實而性命中和內自成一一段章美不若小人之道外雜的狀有文自見其索然意味耳聞狀何如益君子聞狀之道一味蕪寒淡自不歇榮華點染商自狀文渾至端皆温自狀理有出聞狀之心便知遠而國家天下之治亂由近而在身之得失則用功必謹于近知身之由身而致者有得失由自之管於心者有邪正則用功必謹于自至于自不可見聞矣微矣而身與物由此而顯知此為祭要便即此為謹防而自心自性之德為至敬至真之本體即此而顯矣前章論至聖只是一個誠則聖學工夫端自誠始故詩言君子為己之學專取尚綱三字聞狀曰章只重聞狀不重曰章蓋曰章即在聞狀內非有兩層淡而不歇三句正發明聞狀之俱就君子之道稟機須知淡商温是君子性德如是如此故不厭文自富亦非有兩層也俱要根為己實心來發為己者必知不可說為己又要知欲知速三句專重下一句上二句自外

說向內挑出個微字來此正君子之聞狀自備也德在自心自性即身發之真之本體君子不向世味馳逐不向人情裝點一種平實之趣專從自心發索故曰可以入德通節只以得為己二字其下手全在知微中莫與兩截

潛伏入德之功何如小雅正月之詩云幽潛雖伏而不可見其然則昭而不可掩蓋言德之幽謹也故君子由自省發心致養天命率性之本體毫毫疾病狀後不愧于心志固知君子之入德在勤不可及地佳者正惟此人所不見處能謹乎若此則德潛滋暗長力至及矣能謹於所不見則詩所謂不愧者非大雅抑之詩亦不自相視也幽獨之室聲我不愧于屋漏深察之知由皆正者此耶故君子只是惟恐自欺便是不可言之信然此心始知惡也

之而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聖知之知去聲○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闐然而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君于之道淡而不厭聞而文温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反惡去聲聞於

感反○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正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手皆作衣錦裝衣裝衣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為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絀故聞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温細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為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詩云潛雖伏矣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唯人之所不見乎 惡去聲

潛伏二節皆是隱微事合下二節亦是一套工夫君子雖到窮恭田而戒慎和不輟耳勉為恭根本在微君子于此內省一毫惡病則此志驕勝可

欲而不即惡是於人不見其害用其功作聖工夫全在於此敬信在不動不言正是存於內而克於外惡不分動靜存者姚承菴曰動說者個敬言說者個信不動不言將何如善力是常惺惺完養此心射耳

夫假而此敬信而漸熟之便是應氣之化南頌祖之詩云進而感假於神明者一味敬信氣有言說凡廟中人自化之廣有事競蓋有是德即有是化也是故君子不必言以勸善心全惡氣愧與天下共快於民自勉於善不必怒以示威善心知惡知愧與天下共懼者民自其於缺缺之威是亦言而人自化也○化至不賞怒神夫周頌烈文之詩云天子有不顯之敬德而百辟皆以為法蓋言德化之極也是故君子萬恭於穆清之上而到極極也○合此初心亦以心之初應之天下自成湯中景泰是亦不顯而人自刑也至德之化不愈神乎許敬菴曰謹微之功至不動故不言信已至可復加除是外象必驗其內體之純故說泰假二節身天下不同返指敬便是滋養未及也亦便是忘之不結至疲廢○按不賞不怒四字說德上看分明是敬信功深之後善氣乘樂俱不用惟以真性與民相融發耳民勸民威不重民之象極直是即民之勸懲益以見其至德至為之盛萬善教萬一厚篤矣必缺極德意若露一毫情識炫世少聰明便是淺漏人心之初原從天命來君子篤恭以是前到極地不羨一毫情識合此天命之初體即篤恭而天下平是我與天下同歸到天命之性地位姚承菴曰恭即是敬信即是心體曰篤恭曰不顯只是到敬之極處

謹獨之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信相去聲○詩大雅抑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已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

詩曰秦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缺缺

假格同缺音夫○詩商頌烈祖之篇秦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於缺缺之也威畏也缺至斫刀也缺斨也詩曰不顯惟德自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爲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

不顯不顯之妙必如行而法為至也皇矣之詩云天濶文王于寔春懷尔之明德不著於穀色之間萬恭只如此乎朕天子有曰敬號令也威儀之於化民非不措不聞之本也今日不知是亦顯矣非至也○谷民之詩云德之微妙其輕如毛篤恭又天如此乎朕毛雖微猶有物可比倫乎德若今日如毛是亦顯耳非至也其惟文王之詩乎上天之理乎言所與乎與乎與夫教具在物最為微妙而曰身之是不顯之德從天命本原上言不顯不聞之真惟天至教至真惟此理流行於天原至教真之可謂耳夫到此便合着原頭去教處是之謂至矣至聖配天於至教至其之表則聖至誠達天於至教至其之中則誠至朕亦尚綱罔狀之所謂誠淵中斥不可能哉

二引詩一節深一節穀色歸於料乃化民之本務謂非盛德本原處毛徒有倫類可擬而德非若毛之猶有倫也猶若至對有倫則有對矣容非律體天至教具聖德亦至教真如此乃為至矣非謂形容之至也蓋天命我以德本至誠實渾朕一未涉之中故德之波反於天復何教真依朕一天命之性正見君子與天為一而聖人修德之教在我也許介雲曰以至教至真形容不顯之妙則聖人之明幾於虛矣而向上天之載此所以為聖人之通也我者登育万物之華化育之中存焉教至真之妙即大極形而上下者聖聖人篤恭而天下平本其倫也惟成氏曰至容天我何以及化民曰天命之性原合身心意知與同宗天下為一故潛伏屋漏身民勸民威天下平慶不分兩層若誠化民而室況至教至真使非天載

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輶由西二音○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爲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於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爲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然後乃爲不顯之至耳若聖人有氣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故惟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



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
有是二等然後為至也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原其極致之
言求其復自下學為已謹獨之
事推而高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
平之盛又稱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
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
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
其可不盡心乎

中庸

寬政庚申

